



大眾閱藏經典彙編 CBETA2018 版

佛本行集經

(六十卷：第 49 卷至第 54 卷)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汇编说明

佛教经典分经律论三藏，佛陀一生言教就保存在经藏中，阅读佛经仿佛得预法会，亲聆圣音，是后人学习佛法最直接的途径，更是末法时代树立正知正见、防止误入相似佛法的最可靠的依止方法，自然功德无量。能遍阅佛经或三藏，把一代圣教尽数熏入八识田中，直至成佛永为道种，是古今众多佛弟子的毕生心愿和梦想。

本汇编是大众阅藏网汇编 12 辑之外的 11 部大经之一的《佛說長阿含經》。

本汇编采用台湾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2018 电子版《大正新修大藏经》（电子《大正藏》）第 1 冊 No. 1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的《佛說長阿含經》（22 卷）为底本。本汇编只有一册。

CBETA 为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的简称，成立于 1998 年，免费提供电子佛典数据库供各界作非营利性使用，其发布的电子佛典数据库可以在网络上下载。

大众阅藏网，是一群正信佛子为倡导大众阅藏而设立的公益性文化传播平台，祈愿在三宝的加持护念下，使读经阅藏能普及到广大信众中去。

宗旨：本佛宗经，闻思正见

理念：阅藏很重要，人人能做到，活动无中心，引导有僧宝。

目标：让阅藏流行起来！

大众阅藏经书汇编的第 1 辑免费申请，“大众阅藏”邮箱：
yuezang@vip.163.com。官网网址：<http://www.yuezang.org>；

大众閱藏網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

佛经安置须知

1. 经典应恭敬放在清净高处以及其他书籍的上面，不可随意扔放床上、座椅上等不净处。
2. 凡经书等法宝阅毕，可辗转流通，赠送其他道友，不可任意烧毁或丢弃。
3. 如手捧或装于口袋携带时，不得低于腰部，不可挟腋下。
4. 不得口吹经上灰尘，应以专用净布拭去。
5. 不可在经典所在的地方，有种种污秽行为。

读诵佛经须知

1. 经典乃三世诸佛之师，如来法身舍利，亦当作真佛看，不可作纸墨等看。礼诵持念，种种修持，皆当以诚敬为主。
2. 不可躺着看经书，以口水沾指翻经页，不可以污手触经。
3. 经书上不可涂写。不得一边散心杂话，一边看经书。
4. 中断不看时，应夹放纸条、书签做记号。不可折页、折角，或经书面朝下作“人”字形搁置。

保宁勇禅师示看经警策文

夫看经之法后学须知：当净三业。若三业无亏，则百福俱集。三业者，身、口、意业也。

- (一) 端身正坐，如对圣容，则身业净也。
- (二) 口无杂言，断诸嬉笑，则口业净也。
- (三) 意不散乱，屏息万缘，则意业净也。

内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于真源，庶研穷于法理，可谓水澄珠莹，云散月明。义海涌于胸襟，智岳凝于耳目。辄莫容易，实非小缘。心法双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报佛恩。

起诵仪

请佛发愿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香赞

(一遍)

炉香乍熟. 法界蒙薰. 诸佛海会悉遥闻.
随处结祥云. 诚意方殷. 诸佛现全身.

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 (三称)

开经偈

(一遍)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讽诵经时 当愿众生：
顺佛所说 总持不忘.

(注：此阅藏仪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

佛本行集经卷第四十九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译

五百比丘因缘品第五十

尔时诸比丘白佛言：希有世尊！云何舍利弗有五百波离婆闍迦删闍耶弟子。已墮邪见旷野险道。行颠倒行。其舍利弗乃能教化。将诣佛所。佛见彼已。教舍邪见旷野险难。于诸苦中而得解脱？

作是语已。佛告诸比丘：汝诸比丘！是舍利弗。非但今日将五百删闍耶弟子波离婆闍迦。墮大邪见旷野险路。行虚妄行。还复化令来至我所。得免邪见虚妄颠倒。于苦恼中而得解脱。往昔亦尝将领如此五百人等。墮厄难中。时舍利弗亦复将导来诣我所。我于彼时亦救彼厄。免诸苦恼。

诸比丘言：唯然世尊！愿为解说。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我念往昔。有一马王。名鸡尸。形貌端正。身体白净。犹如珂雪。又若白银。如净满月。如君陀花。其头绀色。走疾如风。声如妙鼓。

于彼时间。阎浮提有五百商人。时诸商人欲入大海。办具资粮。持三千万。种种货物。复持十万以为资粮。拟于道路兴贩取利。复有别财。用拟船师。如是具办。渐渐而行。

到大海际。即祠海神。备诸船舶。复雇五人。其五人者。一者执船。二者持棹。三者抒漏。四者善巧沉浮。五者船师。

是诸人等又相告语。所有罪过。清净忏悔。又复教令入海之法。然后始入。求觅珍宝。

时诸人辈至其海内。忽值恶风。吹其船舶至罗刹国。

时罗刹国。其国多有罗刹之女。是时船舶欲到彼国。大风飘搏。船悉破坏。时诸商人各运手足。截流浮去。欲诣彼岸。时罗刹女闻彼大海有船破坏。罗刹女等即往救接。一时捉得五百商人。共彼商人五欲自娱。欢喜踊跃。

时罗刹女已共商人生男生女。方始将彼诸商人辈置一铁城。既安置已。变化本形。令使端正。可喜过人。才不及天。或作童女。或复化作不久嫁形。化是身已。香汤澡浴。以香涂身。著种种衣。种种瓔珞庄严其身。首戴种种妙花天冠。一切身处。垂诸花瓔以为旒苏。复以妙花庄校其身。花为瓔珞。于花鬘处悬以宝铃。捷疾走行。诣商人所。到其所已。语诸人言：是诸圣子！莫有恐也。诸圣子等！莫有愁也。过汝手来。过汝臂来。过汝腕来！

是时商人穷极护命。恐怖畏死。遂于彼所起实女想。与其手臂。

时罗刹女渡诸商人于大海中。既渡之已。慈言哀愍。语诸商人：善来圣子！从何远来？汝等圣子！来与我等可为夫也。怜愍我等。为我作主。我等今者无人爱念。汝为我等作归依处。除灭我等忧烦愁恼。为我等辈当作家长。我等依法承事汝辈。不令亏失。汝诸圣子可来我家。以欢喜心。受五欲乐。汝等勿忧。汝等勿怖。一切家业。我当备办。凡有所须。我等皆有。其海大神。必于我所深生怜愍。故将汝辈来我所耳。

尔时一切诸商人辈咸共告彼罗刹女言：善哉姊妹！汝等安心。可少时住。乃至令我当散愁忧。

时诸商人各住一厢。其心恻怆。举声啼哭。或有人言：呜呼父母！或有唱言：呜呼兄弟！或复唱言：呜呼姊妹！或复唱言：呜呼所爱诸亲眷属！或复唱言：呜呼宗族！我等今者已离亲戚！或复唱言：我等

今者离所爱恋！或复唱言：呜呼妙地阎浮境界！作如是等悲号啼哭种种之声。

又相告言：呜呼裁忍！

作是语已。各吐热气。共相慰喻。迭互安心。诣罗刹城渐渐而行。未到彼城。于其中路。见有一所。其地宽广。皆悉平正。无有荆棘、沙砾瓦石。一切尘土皆悉无有。生诸青草。其草繁茂。甚大脩直。可爱可乐。有好树林。其林花果。枝叶扶疏。状若青云。叆叇垂布。是大林处。广大无边。时彼林所一切树木。我今当说：

那迦多摩罗树、迦尼迦罗树、阿湿波他树、尼拘陀树、乌徒婆罗树、波罗叉树、可闍啰树、迦离啰等种种诸树。

复有种种香花之树。弥满彼林。其花树者。所谓阿题目多迦花树、瞻波迦花树、阿输迦花树、波多罗花树、波利师迦花树、拘兰荼迦花树、拘毗陀罗花树、檀奴沙迦梨迦花树、目真邻陀花树、苏摩那等种种花树。彼等诸树。或始出萌者。或有已成萌者。或复欲开敷者。或已成花。或花开已而萎落者。有如是等香花杂树。

复有种种诸果子树。所谓庵婆罗树、阎浮果树、俱闍果树、破那娑树、镇头迦树、呵梨勒树、毗醯勒树、庵婆勒树。有如是等种种果树。其诸果树。或生或熟。或有成熟始可食者。或有过熟已堕落者。或始花者。复有如是种种诸果。

复有诸鸟游集其上。所谓鹦鹉、鸽鹤等鸟、俱翅罗鸟、孔雀王鸟、迦陵频伽鸟、命命鸟等。如是无量种种诸鸟。

复有种种杂花池沼。所谓优钵罗花、钵头摩花、拘勿头花、分陀利花。如是等花弥覆池上。于其池中。复有诸鸟。所谓鸿鹄、凫雁、昆仑、鸳鸯等鸟。游戏池中。光严彼池。观者欣悦。能灭忧烦。其罗

刹城。四壁洁白。状如珂雪。又如冰山。其城在地。若遥观者。乃见彼城如白云队从地涌出。其诸城上。复有楼阁。种种却敌。周匝女墙。四厢隍堑。其堑岸上。栏楯围绕。或有楼阁。其楼阁中。有诸窗牖。复有天宫台殿堂阁。栏楯齐整。其诸阁道。微妙端严。宝帐帏盖弥覆其上。其城周匝。建诸幢幡。施设宝案。于香炉中。烧诸妙香。

尔时诸罗刹女将诸商人向彼城已。教脱旧衣。以诸香汤沐浴其体。令坐种种妙胜之座。以五欲具而娱乐之。五音诸声于前而作。以如是等种种方便。经于久时受大快乐。欢喜悦豫。迭相娱乐。

后时彼诸罗刹女等告诸商人：善哉圣子！是城南面。不得从彼出向某处。

时诸商人有一商主。智慧深细。聪明利见。即生疑念。作是思惟：以何等故。此之诸女断我等辈于南面处。不听行过诣于彼所？我应可伺诸女睡卧。如是之时。寻于此道。往至其女所禁之处。次第观看。欲知彼处善恶之事。若其知已。即当如事应行方便。

尔时商主作是念已。即伺彼诸罗刹女等卧睡眠已。遂从卧床安详而起。不令有声。即执利刀。从家而出。寻逐意趣。渐渐前进。至于少地。见一微径恐怖之所。无有草木。甚可畏惧。乃闻有人大叫唤声。状如叫唤大地狱中苦痛之声。闻此声已。遂大怖畏。身毛皆竖。默然而住。良久喘定。渐安身心。气力稍增。还诣彼道。渐渐复进其路。未远见一铁城。其城高峻。乃是所闻声出之处。诣彼城已。周匝巡行而不见门。到于北面。见有一树。名曰合欢。近城而生。其树高大。出于城上。

时彼商主见斯树已。即上其树。观看城内。见彼城中多有人死。过百余数。或有死者已被食半。或命未断。半身肢解。或有饥渴逼恼而坐。或复消瘦。唯有筋骨。眼目欠陷。如井底星。迷闷在地。头发

蓬乱。尘土坌身。甚大羸瘦。各相割肉而啖食之。以是因缘。作大叫唤。如阎罗王所居之处。见诸众生受大苦恼。

是大商主见是事已。亦复如是生大恐怖。身毛皆竖。时大商主复经少时。安心定意。恐怖稍除。气力渐生。即以手捉合欢树枝而摇动之。一枝动已。举树枝叶互相振触而有声出。

尔时受苦诸人等辈闻是声已。仰观城上。见彼商主在合欢树。见已悲呼而问之言：汝是谁也？为是天耶？为是龙耶？为夜叉耶？为乾闼婆。为阿修罗。为迦楼罗。为紧那罗。为是摩睺罗伽。为是帝释憍尸迦耶？为是天尊大梵王耶？或能见我在于厄难。怜愍我辈故来至此。欲来救拔我等苦也？

时彼人辈合十指掌。头顶遥礼。哀泣发声。仰面上观。作如是白：善哉仁者！当于我辈生大慈愍。脱我此难。我等皆是爱别离人。汝今应当济拔于我。作是方便。令我等辈还能到于亲爱之所。

尔时商主从彼苦人闻是语已。郁怏不乐。身心悲恼而报彼言：是诸人辈！当知我今非是天也。亦非龙也。乃至我非大梵天也。但我等辈从阎浮提兴生至此。为求财故。入于大海。我等将欲至于陆地。忽遇大风。船舶破散。值诸妇女来至我边。济拔我等。从尔以来。我辈常共如是诸女欢娱受乐。我今云何能济汝苦？

是时商主复问彼言：汝诸人等！云何在此受如斯事？

彼苦人辈即答言曰：善哉善人！我等今者亦复如是。从阎浮提兴贩商贾。为财宝故。来入大海。欲至彼岸。遇值恶风。吹坏船舶。我等彼时亦遭如是罗刹之女济度彼难。亦复共我受五欲乐。但闻汝等有如是声。是罗刹女即知大海有船破坏。于彼之时。将我等辈置铁城中。我等来日。行人同伴亦五百人。入此城来。已被他食二百五十。今唯二百五十人在。我等亦共彼辈和合。生于男女。彼罗刹女语言微妙。

其声婉媚。但彼女等贪食肉故。共生男女。悉还食尽。汝诸人辈。慎莫共彼受乐娱乐。何以故？彼甚可畏。无爱心故。

是时商主复问彼言：诸人等辈！颇有方便得脱如此罗刹难不？

彼即报言：有一方便。

商主复问：方便如何？善哉为说！

彼等报言：十五日满。四月节会大喜乐日。月与昴宿合会之时。有一马王。名曰鸡尸（此言多发）。形貌端正。见者乐观。白如珂贝。其头绀黑。行疾如风。声如妙鼓。彼所停处。乃有粳米。自无糠粃。甚大鲜白。香美具足。彼马所食。食是米已。来诣海岸。露现半身。口出人声而作是言：谁欲渡彼大咸苦水！如是三说。我今当令安稳得渡咸水彼岸！汝等若值如是马者。即得免难。唯有此事。更无余也。汝等若欲脱诸难者。勿泄此言。

商主复问：汝等颇复曾见鸡尸马王如此以不？汝若见者。何不亲近。汝若亲近。何不渡汝。汝初得闻。从谁而闻如此之事。虚也实也？

彼等报言：善哉仁者！我从虚空中闻如是声。阎浮提内。诸商人辈愚痴无智。所以者何？不能至彼昴月交合。十五日满。是大节会欢乐之时。四月节中。不能诣彼北道而行。若行彼处。应见马王。形貌端正。观者无厌。食净粳米。从于彼处来诣海岸。露现半身。日别三时。唱如是言：谁欲渡彼大咸苦水至于彼岸。我能安稳渡之令过。从于此处得至彼岸。众人闻已。而有信者。寻虚空声。诣于北道马王之所。虽往其所。不受彼言而复还归。我等皆由爱罗刹女。是故如此。今受是厄。

是时商主复问彼言：汝等去来。可共诣彼马王之所。

彼等报言：我欲上城。城即增长。掘地欲出。其孔还合。我等是处。无解脱期。我辈必为罗刹女食。何当得见彼亲眷属。汝等人辈！慎莫放逸。随意所去。速诣父母及自眷属。还归本乡。唯愿汝等心意和合。我等人辈。本生某处。某城某邑。善哉汝等！若至彼处。为我等辈问讯父母及余诸亲、朋友知识。

作是语已。复告彼言：汝等后时。更莫发心向彼大海。何以故？于大海内有诸恐怖。所谓海潮。或时黑风。水流漩洄。低弥罗鱼、蛟龙等怖。诸罗刹女如是等怖。大海之中多种畏难。汝等人辈！但在彼处。以诸方便随宜活命。乃至佣力亦可存济。以是方便。得共父母妻子眷属。不复分离。能行布施。多造福业。严持斋戒。

是时商主闻彼语已。生大恐怖。遂即从彼合欢树下。下彼树时。彼诸人辈一时发声。叫唤啼哭：呜呼大苦！呜呼极苦！阎浮提内微妙之地。何当复能得见彼处。我若本知有是厄难。宁住在彼。餐啖牛粪用为活命。不为求财而来此也。

尔时商主既下树已。依著来道。还向本处。见彼等辈诸罗刹女犹故睡眠。商主尔时还即眠卧。至于天晓。便作是念：云何令彼诸商人辈得知此事。而不令彼罗刹女觉？我今若当辄出是言向彼说者。是即漏泄。若其漏泄、令彼罗刹诸女闻者。恐将我等至厄难处。我之此语。应须隐默。乃至四月、临当节会大欢乐时。马王来日。乃可出言而告彼等。所以者何？昔有偈说：

凡于知识处 轻陈心实者

其事当泄漏 闻者各各传

是以怨所得 便受大苦恼

故有智慧者 唯不漏其言

尔时商主思惟是已。隐默而住。乃至四月欢乐会时。方始告彼诸商人言：善哉诸人！汝等今者慎莫放逸。莫生恋著。勿生爱心。或贪妇女。或贪饮食及余资财。我于汝等极生怜愍。我今密语。欲相示告。汝诸人辈！若见诸女睡安稳时。可共集会。同向某处。

时诸商人闻彼商主说是语已。犹如狮子在于山林。忽大哮吼。有诸凡兽在彼山边。闻其吼声。生大惊怖。各相谓言：我等今者未脱大海可恶之事！

时彼商人过彼日已。遂至夜内。见彼罗刹一切诸女耽著睡眠。安稳而卧。私密盗窃。从卧床起。各各咸共诣彼期处。诣彼处已。白商主言：善哉商主！所见之者。愿为我说。或从他闻。怜愍我故。利益我故。愿为说之。

是时商主报商人言：汝等知时。密于是事。乃能为说。

彼等报言：我等实语。闻是事已。皆悉密持。

尔时商主即告彼等说前见事。诸商人等从大商主闻是事已。忧愁不乐。甚大怅怏。恐惧战栗。白商主言：善哉商主！我等今当宜可速至彼马王所。愿我等辈安置得达阎浮提内本生之处。

时诸商人并及商主皆共聚集。诣彼鸡尸马王住所。

尔时马王食彼无糠自然粳米。清净香美。如是食已。至于海岸。露现半身。以人音声而三唱告：谁欲乐渡咸水彼岸。我当安稳负而渡之。令到彼岸。

时诸商人闻彼马王如是语已。欢喜踊跃。身毛皆竖。合十指掌。顶礼马王。作如是言：善哉马王！我等欲渡。乐至彼岸。愿济我等从水此岸达到彼岸！

尔时马王告诸商人：汝等当知！彼罗刹女不久应来。或将男者。

或將女者。顯示于汝。慈悲哀哭。受于苦恼。汝等于时。莫生染著爱恋之心。汝等若起如此意言：彼是我妇。彼是我男。彼是我女。汝等假使乘我背上。必当墮落。为彼罗刹之所啖食。汝等若作如是意念：彼非我许。我非彼物。非我男女。于时汝等。设使以手执我一毛而悬之者。我于是时。安稳将送汝诸人辈。渡彼咸水。达到彼岸。

作是语已。是大马王告诸商人：汝等今者可乘我背。或执身分脚足肢节。时诸商人或上背者。或执肢节脚足分者。尔时马王负彼商人。出哀愍声。飞腾空里。行疾如风。

尔时彼诸罗刹女辈闻彼马王哀愍之声。复闻走声状如猛风。忽从睡觉。觅彼商人。悉皆不见。处处观看。乃遥见彼诸商人辈乘马王上。或执诸毛鬃鬚肢节。乘空而去。既见是已。速将男女。驰走奔赴至于海岸。发慈愍声。哀号啼哭。作大苦恼。各作是言：汝诸圣子！今者舍我。欲何所去。令我无主。汝是我主。汝等于先墮在海难大恐怖中。我等渡汝。唯愿汝等与我为夫。汝等今者舍背于我。欲诣何所。汝等今者无恩无义。何故相弃而不报恩？我等若当于圣子边有所违犯。今乞忏谢。从今以去。不作诸恶。汝诸圣子！凡善男子。不得怀抱结恨愠恚。汝速回还！今何所诣。舍离我等。诸圣子辈！汝等如其不用我者。今此男女。可收将去。

时罗刹女虽作如是慈流言语。鸡尸马王仍将彼辈五百商人安稳得渡大海彼岸。到阎浮提。

诸比丘！于汝意云何？若疑于时鸡尸马王。岂异人乎？勿生异念。即我身是。五百人中大商主者。岂异人乎？即舍利弗比丘是也。五百商人岂异人乎？即删阇耶波离婆阇迦诸弟子等五百人是。我于彼时。以此五百诸商人等至厄难处。墮于如是罗刹女边。后罗刹女复欲将彼随意处分。当于尔时。是舍利弗将诣我所。我于彼时。救其苦厄。得

渡咸水。达到彼岸。今者还复至删阇耶邪见旷野险难之中。乘虚妄路。舍利弗于彼之处示教化已。将诣我所。我于邪见旷野之中。化令得脱。渡生死海。

诸比丘！如来乃往未得佛时。能作如是大利益事。是故汝等。当于佛所应生尊重恭敬之心。生希有想。汝等比丘应如是学。

断不信人行品第五十一

尔时婆伽婆度长老舍利弗及目犍连五百人等。得出家已。具足众戒。从摩伽陀国次第游行。从一聚落至一聚落。历诸村邑。随意而行。渐渐归还。到王舍城。

（摩诃僧祇师作如是说。其迦叶惟师复作异说。乃言：如来至南方山。处处游行。而复回还。至王舍城。）

于时多有大威神者。有大威力诸善男子。于如来所行于梵行。于时多人道说毁訾。各各唱言：沙门瞿曇当令我等无有子息。令我等辈破家散宅。绝我后胤。沙门瞿曇已度鬚发一千人等。令遣出家。沙门瞿曇从删阇耶波离婆阇迦边。亦复劫夺五百弟子。令使出家。今者复有摩伽陀国诸大威德、大威力等诸善男子。当至其所。行于梵行。

彼诸人辈见诸比丘来于前者。各各说偈而相谓言：

是大沙门还 逾南山诣此

已度婆阇等 今复将谁去

尔时彼辈诸比丘等。闻诸他人说如是偈。心生惭愧。便至佛所竹园之内。以所闻偈而向佛说。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当知！如是音声。不应多时。唯至七日。

七日之后。是声自灭。于一切处。无复更闻。诸比丘！虽复有人向于汝等说如是偈：

是大沙门还 逾南山诣此

已度婆阁等 今复将谁去

作是语者。汝等应以如此偈答：

世尊大丈夫 将人如法去

既有如法行 智者何得违

尔时彼等诸比丘辈。于其晨朝。日在东方。著衣持钵。入王舍城乞食之时。众人见者。皆说此偈而相告言：

是大沙门还 逾南山诣此

已度婆阁等 今复将谁去

时诸比丘即以彼偈报诸人言。时彼诸人闻是偈已。作是思惟：沙门释子。凡所度人。教行如法。非不如法。

是故此声在于七日。过七日已。一切皆灭。于一切处不复闻也。

说法仪式品第五十二之一

尔时复有众多外道波离婆阁迦。五日五日恒常集聚。为人说法。众人大集。诣彼听受。以是因缘。诸外道辈波离婆阁迦等得大利养。恭敬尊重。

于彼时间。王舍大城摩伽国王频婆娑罗于佛法中深生正信。作如是念：今者外道波离婆阁迦五日五日恒常集聚。为他说法。多有人众诣彼听受。以是因缘。诸外道辈大得利养。世人贵重、供养恭敬。我

于今者。亦集诸师。五日五日劝令说法。我应自往诣彼大会。彼大会内。若见我来时。一切人民悉应来集。如是因缘。应令我师大得利养。世间尊重。

思惟是已。至于佛所。具白斯事。

尔时世尊因此起发。集比丘僧而告之言：汝诸比丘！我今已许五日五日令汝等辈集聚大会。为他说法。谈论法义。

时诸比丘白言：世尊！何法当说？何法不说？

时诸比丘问此事已。佛告大众诸比丘言：汝等比丘！我今已许五日五日于其中间集聚众已。叹佛功德。叹法功德。叹僧功德。叹信功德。乃至略说赞叹戒行、多闻功德。叹行布施。叹行智慧。叹行知足。叹行少欲。叹说头陀。叹说远离聚落城邑、常在空闲。叹行妙行。赞叹利益。叹行精进。赞叹供养父母尊长。供养沙门及婆罗门。赞叹供养诸善知识。叹说善言。赞叹调伏诸根门者。赞叹节量诸饮食者。赞叹初夜及以后夜省睡眠者。赞生正念。赞相奉事。赞相谘问。赞闻领悟。赞受师教而不违背、闻已奉行。赞闻法已而能正知。赞闻正法顺法而行。叹说念佛。叹说念法。叹说念僧。叹说念天。叹说念施。叹念寂灭。叹念阿那波那。叹说念身。赞叹恒念不净观想。叹念死想。叹念饮食作不净想。赞叹世间不可乐想。赞无常想。赞苦空想。赞无我想。赞叹断想。赞离欲想。赞叹灭想。及以赞叹观白骨想。赞叹骨离想。赞叹膨胀想。赞叹欲坏想。赞叹半啖想。赞叹散想。赞半烧想。赞烧赤想。赞可恶想。亦应赞叹念诸功德。亦应赞叹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道分。赞解脱门。诸解脱分。赞八胜处。赞叹三明。亦应赞说六通功德。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译

说法仪式品第五十二之二

尔时诸比丘作如是念：如来已许听我等辈五日五日聚集大会。应当赞说诸佛功德。乃至赞叹说六神通诸功德等。

彼诸比丘五日五日遂即集聚。同发一声赞佛功德。乃至赞说六神通等功德之事。

于时诸人各来听法。是时即有谈论毁訾。作如是言：我等诸师。云何同出一音说法？譬如初学诸童子辈合声唱赞。无有异也。

时诸比丘闻此诸人毁訾道说。来诣佛所。白如上事。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汝诸比丘！从今以去。制诸弟子不得同声赞说法义。唯请辩才堪说法者。

尔时诸比丘或复请彼诸根暗钝及缺漏者。不具诸戒而演说法。乃至众人更复毁訾。种种道说。情不喜乐。而口唱言：是诸师辈尚作如是。况非师者！

时诸比丘闻是事已。具往白佛。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我从今日。制诸弟子不得请于诸根暗钝及以缺漏、戒不具者而说其法。从今以后。若请说法。应请妙行具足之人。于诸众内胜任成就。

乃至佛复唱其制言：应当简择辩才知法。次第旧解阿含经等。请令说法。乃至众中多解阿含。

佛复告彼诸比丘言：非但唯解阿含经者须请说法。复解修多罗及解摩登伽者。应请是人为众说法。若大众中。有诸比丘解修多罗。及解毗尼。解摩登伽。又于是中应当选择文字分明、具足辩才。又于众中现在比丘。多解、文字分明、辩才悉具足者。我今当听是等比丘得从下座次第差遣。为众说法。若一乏者。更请第二。第二疲乏。应请第三。第三疲乏。应请第四。第四疲乏。应请第五。乃至若干堪说法者。次第应请。为众说法。

有诸比丘。或在露地说法之时。或寒或热。我许造堂。堂下说法。若虽有堂。露无四壁。风吹尘草。污诸比丘。我今当听起四壁障。遮诸尘草。时诸比丘在说法堂。若地不平。应以种种若麻若草。泥涂其地。使令净好。

尔时诸比丘起说法堂、泥地已讫。在说法堂诵习经行。以尘污足。听许比丘应须洗足。

是时比丘数数洗足。脚足痛故。乃至佛告诸比丘言：应以香汤洒地。灭去尘埃。

灭尘埃已。其地亦干。还污其脚。乃至佛复告诸比丘：我当听许牛粪香水以涂堂地。

于时水干。牛粪散坏。还复污足。佛复告诸比丘：应取软草。或复麻等。以敷地上。

尔时众人见彼法师辩才具足能演说法。即持香花而散其上。时诸比丘不受其法而生厌离。何以故？以佛断故。出家之人。不得将持涂香末香及诸香鬘。

时诸人辈闻见此事。毁訾说言：是等比丘。如是供养尚不堪受。况复胜者。

时诸比丘以如是事具往白佛。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若其有诸白衣檀越。以欢喜心、以吉祥故。持种种香花、涂香末香及诸花鬘散法师上者。应当受之。

是时白衣诸檀越等。遂将种种资财宝物及袈裟等供养法师。是诸比丘恐惧慚愧。不受彼物。世诸人辈毁訾谈说：是辈沙门、诸释子等。若干轻物尚不堪受。况复胜者。

尔时诸比丘闻是事已。具往白佛。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若有俗人持诸财物及袈裟等奉施法师。为欢喜故。我许舍施。若有须者。听其受取。若不须者。我许送还。

尔时诸比丘于说法时。取大部党暗诵者多。或复一月不能得竟。正欲休罢。恐怖慚愧。正欲诵彻。身心疲殆。

时诸比丘具白上事。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为众说法。应当知时。

尔时诸比丘说法之时。以微妙音演说法义。时有比丘恐怖慚愧。具白世尊。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我今听许以微妙音而演说法。

于时比丘取诸经中要略义味而为他说。不依次第。于时比丘慚愧恐怖。虑违经律。具以白佛。

于时佛告诸比丘言：我许随便于诸经中择取要义。安比文句为人说法。但取中义。莫坏经本。

于是法师说法之时。大众集会。其声不显。不能令众爱乐欢喜。时诸比丘具白世尊。

佛告诸比丘：我今已许于大众中敷设高座。应请法师升座说法。令众悉闻。

又时聚会。其众更大。说法诸师声犹不彻。时诸比丘复往白佛。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须更倍敷设高座。使说法者升是座上。

尔时大众倍更增多。声犹不彻。时诸比丘复往白佛。

佛言：我已听许比丘或立或行。随便说法。

时诸比丘集一堂内。有二比丘演说经法。是故相妨。即造二堂。二堂之内。各别说法。犹故相妨。此堂之内。将引比丘往诣彼堂。彼堂之处。有诸比丘迭相诱接。令诣此堂。往来交杂。遂乃乱众。人或去来。法事断绝。或有比丘于此法门不喜闻说。时诸比丘具以白佛。

佛告诸比丘：自今以去。不得一堂二人说法。亦复不得二堂相近。使声相接。以相妨碍。亦复不得彼诣此众、此诣彼众。亦复不得憎恶法门、不喜闻说。若憎恶者。须如法治之。

是时众中无有法师。诸比丘等具以白佛。

佛告诸比丘：若无法师。应请诵者升座诵之。

是时众中无诵经者。而诸比丘具以白佛。

佛告诸比丘：我今听许次第诵之。或从上座次第差诵。或从下座次第差诵。乃至读诵一四句偈。

尔时诸法师读诵经时。犹如俗歌而说其法。是故为人毁訾讥论：如是说法。似我俗人歌咏无异。剃头沙门。岂如歌咏而说法也？

时诸比丘闻是事已。具将白佛。

佛告诸比丘：若有比丘依世歌咏而说法者。而有五失。何等为五？一者、自染歌声。二者、他闻生染而不受义。三者、以声出没便

失文句。四者、俗人闻时毁訾讥论。五者、将来世人闻此事已、即依俗行以为恒式。若有比丘依附俗歌而说法者。有此五失。是故不得依俗歌咏而说法也。

汝诸比丘！其有未解如上法者。若所游止。应先咨问和尚阿阇梨等。

时有比丘欲诣他方城邑聚落。尔时和尚阿阇梨等语彼比丘：如是长老！汝不须往。

时彼比丘遂不取语而诣彼去。至于中路。逢值劫贼。执捉比丘。以手及脚。打蹈甚困。唯留残命。劫夺衣钵。然后放之。

时彼比丘既得回还僧伽蓝处。告诸比丘。具陈此事。时诸比丘将此白佛。

尔时世尊因是事故。召集众僧而告之言：汝等比丘！和尚阿阇梨实不许汝诣远聚落游行以不？

时诸比丘白言：如是！实不许也。

佛复告诸比丘：汝等当知！此事不善。和尚阿阇梨既不许可。何故自专诣他聚落？

诸比丘！此有因缘。所以者何？我念往昔。此阎浮提内五百商人。是商人中有一商主。名曰慈者。最为导首。时诸商人皆共集会。各相议言：我等今可办具资粮入海之具。诣彼大海。为求财故。必应当获种种珍宝来还其家。所谓摩尼、真珠、珂玉、珊瑚、金、银。如是等宝。使我等辈七世以来家内大富。住持资物。养育眷属。多作基业。

尔时彼等五百商人具办所须入海货物。有三千万。持一千万拟道路中资用粮食。又一千万与彼商人以为本货。第三千万拟治舟船及船师价。具办是已。各各安心。受八关斋。既受斋已。各至己家。辞别

父母、妻子眷属。

于时慈者遂诣母所。具咨是事。其母是时在楼阁上新洗沐发。受八关斋。持法安静。

尔时慈者至于母前。作如是言：善哉父母！我欲入海求诸财宝。至于彼处。持种种货而来还归。所谓摩尼、真珠、玻璃乃至金银。欲使我家如此财宝住持七世。资用无穷。富饶具足。供养父母及诸妻子。复用布施。营诸功德。

尔时慈者商主之母告慈者言：儿今何用入大海中。汝今家内大富丰饶。财物具足。凡有所须。皆应无缺。七世以来。堪得存济。以充供养。兼得行檀。作诸功德。爱子爱子！大海之内有诸恐怖。所谓潮波、恶风之难。低弥罗鱼、海神怖怖。罗刹女怖。爱子慈者！大海多有如是等难。我今年老。衰暮已至。爱子若去。与汝相见此事实难。我今虽复少有残命。死日至近！

如是再三。殷勤切语。

是时慈者重白母言：善哉阿母！我必诣海。为求财故。至于彼所。持种种宝。必望归还。所谓摩尼、真珠。乃至金银。将来供养父母师长。行檀布施。广修功德。

作是语已。即欲进发。

尔时慈者商主之母从座而起。抱持慈者而告之曰：爱子慈者！我不许汝诣于大海而求财也。何以故？我今家内多有资财。无所乏少。

尔时慈者作如是念：我母今者不喜于我。益当损败。而于今日更不许我入海求财。我于今日必作祸败。

以是因缘。便生嗔恚。遂扑其母。置于地上。打其母头。即从家出。共诸商人行到海岸。

既到海已。祭祀海神。严整船舶。别雇五人。三倍与价。其五人者。所谓执尾、执棹、抒漏、能沉能浮、善行船者。共量所宜。遂乘船舶。入于大海。为求财故。

彼等诸人至于海内。其船破坏。五百商人悉皆没水。唯有慈者商主一人得活。尔时慈者于彼破船捉得一板。即依其板。运手动足。极尽筋力。因其风势。从海涛波落于一渚。其渚名曰毗尸波提婆（此云化渚）。

是时慈者在彼化渚。食诸果子及以药草。少时活命。于后慈者游历彼渚。至于南畔。见有一路。遂从彼道。行至少地。便即遥望见一银城。其城可喜。微妙希有。观者无厌。楼橹却敌。隍堑围绕。天窗栏楯。及诸宝阙。台殿宫舍。偏梁阁道。上覆宝帐。以种种宝而庄严之。悬杂幡盖。竖立宝幢。香案香炉。烧众妙香。其城周匝有诸园林。泉池渠流。皆悉具足。娱乐之处。在彼城内。正处中央。有一宝殿。名曰喜乐。其殿微妙。七宝所成。所谓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琥珀、真珠等宝。

尔时彼城有四妇女从城而出。端正可喜。观者无厌。最胜最妙。以诸璎珞而庄严身。诣慈者所而白言曰：善来慈者！何能冒涉来至此城？此城无主。众物具足。无所乏少。于此城内有一宝殿。名曰喜乐。七宝所成。我等四女居其殿内。早起夜卧。志意清洁。言语贞良。容仪婉媚。声气和雅。是故汝今可入此城。升于宝殿。共相娱乐。无男之处共受欲乐。和合而行。随意止住。我等于汝。持一切物。承事供养。

尔时慈者遂入彼城。指向宝殿无男之处。共彼四女以五欲乐随意欢娱。经历数年。经数百年。经数千年。纵情受乐。

于彼后时。其四妇人告慈者言：善哉圣子！汝可住此。莫向余城。

尔时慈者即生疑虑：云何此女而语我言：圣子今可在此城住。勿向余城？我今窃可违此妇人。伺其睡卧。乘依此路。至于别所。东西驰访。当自证知。竟有何事。若善若恶。既觉知已。应如法行。

尔时慈者伺彼妇人睡眠著时。安徐而起。从宝殿下。巡历而行。从东门出。围绕是城。周匝绕已。至于南面。见有一道。即寻是道。渐行而进。遂复遥见有一金城。端正可喜。乃至周匝有诸泉池。渠流盈满。于彼城中。有一宝殿。名曰常醉。微妙可观。七宝所成。所谓金、银乃至砗磲、真珠等宝。

尔时彼城有八妇女从城而出。可喜端正。最胜最妙。以诸瓔珞庄严其身。来诣慈者商主之处。到已白言：善哉慈者！何能远至。

复言：慈者！此城都是真金所造。一切众物。资财具足。其城中央有一宝殿。名曰常醉。七宝所成。我等八女。早起晚眠。

乃至慈者亦入彼城。升于宝殿。共彼八女。无男之处。以诸五欲具足受乐。共相娱乐。经于数年。数百千年。随意而住。

后时彼女告慈者言：圣子慈者！汝莫从此去至余城。

尔时慈者亦复惊疑。寻即盗出。处处游观。乃复遥见一玻璃城。可喜端正。观者无厌。彼城处中有一宝殿。名曰意乐。微妙可喜。七宝所成。金、银、琉璃。乃至真珠。

尔时彼城乃有妇女一十六人从城而出。颜容端正。观者无厌。诸宝瓔珞庄严其身。乃至亦复白慈者言：善来慈者！何能冒至？

又言：慈者！此城纯是玻璃所成。众物具足。其城处中有一宝殿。名曰意乐。亦以七宝之所成立。我等诸女一十六人。早起晚卧。如前请住。

尔时慈者即入彼城。升于宝殿。共十六女。无男之处具受欲乐。

以相娱乐。经于数年。数百年。

尔时诸女又语慈者：慎莫东西。

慈者亦疑。即违彼出。游历渐进。又复遥见一琉璃城。可喜端正。四壁牢固。乃至周匝泉池流水。沟渠盈满。

尔时彼处有一宝殿。名曰梵德。可喜微妙。七宝所成。城中复有三十二女从城而出。端严可喜。观者无厌。微妙殊特。以诸瓔珞庄严其身。语慈者曰：善来圣者！冒能远至。

又言：慈者！此城皆是琉璃所成。众物具有。我是清洁、行无违失。常先启白。然后方为。心意和善。言语风流。今来咨汝。愿入此城。升于宝殿。共相娱乐。具足五欲。和合受乐。凡所须者。我当咨奉。

尔时慈者入彼城中。升于宝殿。共于彼女三十二人。无男之处具受欲乐。经于数年。经数百年。数百年。意喜而住。

尔时彼诸三十二女复白慈者：善哉圣子！汝今慎莫从此城出。诣于他城。

尔时慈者便复生疑。如是筹量：此等诸女云何语我作如是言：圣子慎莫从此城出至余城也？我今可伺诸女睡时。乘依此路。安徐而去。若善若恶。到已应知。既知见已。如实应行。

尔时慈者伺彼诸女睡眠著时。徐徐缓起。下殿而去。出城东门。巡绕彼城。诣到城南。见一道路。见已遂复乘彼而去。须臾遥见有一铁城。其城四面皆各有门。时彼城中无有一人、若男若女、童男童女出迎慈者。唯闻是声：谁饥谁渴。谁裸露者。谁急走者。谁远行来、疲乏之者。我乘谁者。

尔时慈者便作是念：我先已曾见于银城。于其城内有四女人迎接

于我。又诣金城。时彼城内有八女人出迎于我。又于一时诣玻璃城。有十六女出迎接我。我后一时遇琉璃城。三十二女出迎接我。而今此城无有一人、或男或女、童男童女迎接我者。唯有闻彼意所不喜如是等声。言谁饥者。言谁渴者。谁裸露者。谁急走者。谁从远道疲乏来者。谁我乘者。如我今者若入此城。即知是声谁所作也。

尔时慈者即入彼城。入彼城已。四门寻闭。尔时慈者心怀恐惧。身毛皆竖。处处逃走。作如是言：我今败也！我今坏也！

而彼处处逃走之时。见有一人。头戴铁轮。其轮赫赤。状如猛火。其火炎炽。甚可怖畏。遂诣彼所。问言：仁者！汝是谁也？汝头上轮谁所转也？何故炎赫炽燃可畏、犹如火聚？

时彼罪人报言：仁者！汝今知不？我是商主。名瞿频陀。

尔时慈者又问彼言：汝于往昔作何罪业。以彼造罪业因缘故。有此铁轮。如是炽猛。如是炎热。转在头上。

彼人报言：我于昔日。以嗔怒故。打蹋母头。以如是业罪因缘故。受大铁轮。如是猛炽。如是赫炎。转在头上。

尔时慈者闻此语已。悲啼号哭。悔过自责。忆省自业。口作是言：今我被禁。如鹿入槛。

尔时彼城有一夜叉。业守彼城。名婆流迦。在彼城中。时彼夜叉从彼商主瞿频陀边。取其头上炽燃火轮。取已。串著慈者头上。

尔时慈者头上铁轮甚大炎赫。极受大苦。极烧极燃。其苦难忍。即时以偈问夜叉言：

此城周匝四门所 常有光焰恐怖人

我今已被如此缚 犹如诸鹿入深槛

善哉乞问夜叉王
炽燃猛炎如火聚
我先经于喜乐殿
又经玻璃意乐处
先入银城有四女
玻璃城女有十六
如是值彼复值此
既得值遇如是者
由我贪欲不知足
我昔为更作何业
炽燃辉赫如火聚
愿夜叉王哀愍答
尔时夜叉业守城者。即便以偈告慈者言：
昔时汝母持净戒
以如是等业因缘
炽燃犹如猛火聚
轮转在于汝头上
于斯满足六万年
此轮常在汝头上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若有知识与彼利

是轮何故与我著
今将令我身命断
复入金城常醉宫
最后所过名梵德
后至金郭复遇八
又至琉璃三十二
次第值已转更胜
云何今值恐怖轮
今逢如此苦厄难
值此铁轮头上旋
今将令我身命断
经几岁数受斯轮
汝以脚足蹋其头
今为铁轮头上转
光辉炎赫甚可畏
令汝身命断更断
终无岁数缺减者
如是事实终不疑
彼乃反更与其祸

彼则后受如是殃	犹如慈者怀嗔恨
不应与恶反与恶	不应与罪更与罪
彼则后受如是殃	犹如慈者怀嗔恨
若与慈心反觅便	于恩德处不报恩
彼则后受如是殃	犹如慈者怀嗔恨
业力从远牵将来	业力自近牵将去
业力将人处处经	随其作业受苦乐
非地非空非海中	亦非山间岩石里
一切无有地方处	能使脱之不受业

佛告诸比丘：汝等比丘！于意云何？是时慈者岂异人乎？勿作异见。即我身是。我以彼时欲入海故。受八关斋戒。以彼业报因缘力故。得值如是四种宝城。一切诸物皆悉具足。无所乏少。由于恶心嗔恨因缘蹋母头故。具足经由六万年岁。受大铁轮炽燃之苦。

汝诸比丘！因业报应。非虚空受。但是众生造善恶业。随业因缘而受是报。是故诸比丘！应须受业。清净身业。清净口业。清净意业。诸比丘！若有比丘。身自愚痴。不辨罪福、善不善等。应当咨询师长、和尚阿阇梨等。于后乃行城邑聚落。若和尚阿阇梨而不许可。自专去者。应当如法治其不敬、不孝顺罪。

尸弃佛本生地品第五十三之一

尔时菩萨住在优楼频螺河岸之侧。行其苦行。坐卧随宜。著弊故衣。受随用器。一日之内。唯食一粒。所谓胡麻。或一粳米。或一小豆。或一绿豆。或一大豆。或赤粳米。或一青豆。

当于彼时。输头檀王访覓菩薩。不知所在。借问他言：我子今者住在何处？作何事业？

于是月日。私密遣使。访问菩薩行坐之处。告使者曰：卿今应当访知我子所停之处。何所为作。应报我知。

时诸使者承是敕已。即白王曰：如王所敕！不敢违旨。

遂即驰访。次第渐到优楼频螺所居之处。见其菩薩行难苦行。寻还往白输头檀王。作如是言：善哉大王！今者童子在优楼频螺所居之处。行难苦行。其所居停。皆悉隨宜。乃至日食一青豆等。

时输头檀王闻是事已。心怀怅怏。愁忧不乐。即说是言：呜呼我子！身体软弱。汝以何事乃至如是！

次第六年。时诸使者将其菩薩善恶消息。诣大王所。次第论说。

当于尔时。耶输陀罗释种之女。闻诸使人论说童子在苦行处。行其苦行。所居行住。隨宜安止。乃至日食一青豆等。闻是事已。便即思惟：我于今者安然受乐。实非善也。何以故？我夫今者既在苦行。我亦应当顺童子法。行其苦行。

时耶输陀罗作是念已。即脱瓔珞。金、银、琉璃、真珠、摩尼。种种诸宝。涂香末香。诸花鬘等。皆悉弃舍。著纯白衣。唯留一髻。卧凡恶铺。所食粗涩。才可活命。世人苦行。莫能及者。

尔时世尊得菩提已。时优陀夷而白佛言：希有世尊！耶输陀罗既见世尊在于山林行苦行时。云何善能隨顺世尊而行苦行。諸余世人莫能及者？

佛告优陀夷言：优陀夷！耶输陀罗释种之女。非但今世我在山林行大苦行能隨顺我行于苦行。过去之世。我在厄难。亦能隨我入大苦难。

时优陀夷白佛言：世尊！其事云何？愿为解说。

佛告优陀夷：我念往昔。过久远时。有一闲静阿兰若处。其处山林溪壑之内。有一鹿王。领诸群鹿。食草而活。次第游行。于彼之时。有一猎师。张设木弶。罥彼鹿王。尔时群鹿各各走散。当于尔时。有一母鹿。见彼鹿王为弶所罥。即住不走。尔时诸鹿多解人语。而彼鹿母即便说偈。告鹿王言：

鹿王当努力 奋迅足与头

张设弶罥人 今犹未来此

尔时鹿王即以偈句报母鹿言：

我今虽用力 不能拔此弶

以皮作罥绳 缚束转复急

微妙诸山林 甘泉水草美

愿令未来世 永莫受此殃

而有偈说：

是时彼二鹿 恐怖泪交流

以恶猎师来 执持刀仗故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一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译

尸弃佛本生地品第五十三之二

尔时鹿王遥见猎师执杖而来。即便以偈告牝鹿言：

此是猎师将来至 身体乌黑著鹿衣

今来必剥我皮肤 斩截肢节而将去

尔时牝鹿遥迎猎者。渐至其前而说偈言：

善哉汝猎师 今可敷草铺

先破我皮肉 尔乃杀鹿王

尔时猎师问于牝鹿作如是言：今此鹿王与汝何亲。

是时牝鹿报猎师言：此是我夫。甚相爱敬。以是因缘。作如是念：愿不与彼爱别分离。以是义故。必先杀我。后及鹿王。

尔时猎师作如是念：此是仁妇。希有希有！是鹿能作如是大事。

时彼猎师于其牝鹿生大欢喜。即以偈颂报牝鹿言：

我自生小未曾闻 见有诸兽解人语

此事世间甚希有 我意何忍起害心

今既不杀于汝身 亦复并放尔夫去

如是全活尔身命 愿汝夫妇恒相随

尔时猎师诣彼弶所。解放鹿王。

尔时牝鹿见王免缚。心大欢喜。遍体踊跃。不能自胜。复以偈句白猎师言：

善哉如是大猎师 诸亲见者皆欢喜

如我得见夫免脱 欢喜踊跃亦复然

佛告优陀夷：汝今当知！彼鹿王者。岂异人乎？即我身是。时牝

鹿者。耶输陀罗即其是也。耶输陀罗于彼之时尚随顺我。受大苦厄。况于今日。能随顺我。行大苦行。于诸世人莫能行事而能行也。

其罗睺罗今以过业所逼恼故。在胎六年。耶输陀罗为是菩萨。怀愁毒故。不自严饰。然其如来过六年。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时输头檀王所遣使人候消息者。彼等使人见佛世尊从坐起故。即诣输头檀王之所。到王所已而白王言：大王当知！太子今者苦行已彻。称满心意。已从坐起。

尔时输头檀王闻此语已。别敕二人而告之曰：汝等今当诣太子所。至彼处已。当宣我言告彼太子：汝于今者苦行已彻。当可速来统领国事。为转轮王。具足七宝。

时彼二人奉王敕已。依王教命。如法顶受。承是敕意诣太子所。头面礼足。却住一面。白太子言：善哉圣子！输头檀王敕我二人到圣子所。告圣子言：汝于今者苦行已彻。今可速来承受我位。为转轮王。七宝之具令悉备足。

尔时世尊闻彼二人作是语已。而说偈言：

若人已调伏 世无不伏者

诸佛境无边 无迹无来去

若人不入网 爱无所从生

诸佛境无边 无迹无来去

尔时。耶输陀罗于其宫内闻是太子苦行已彻。犹望不久必应还来。当受王位。政国治民。作转轮王。便生是念：太子若作转轮圣王。我即当作第一妃后。

如是念已。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持种种香涂其身体。即著种种无价宝衣及诸璎珞而自庄饰。食诸妙馔。眠寝宝床。柔软卧

具。作如是事。预待太子。

时罗睺罗过六年已。尽其往业。耶输陀罗即以种种资物饮食而自供养。以是因缘。其罗睺罗便即出生。既出生已。时诸内人寻共咨白输头檀王。作如是言：异哉大王！耶输陀罗今乃生子！

输头檀王闻此事已。心大嗔怒。即作是言：今我太子舍家出家。已经六岁。耶输陀罗今生此子。何从而得。

是时释子提婆达多作如是言：此是我子！

输头檀王倍增嗔恚。召诸释种。悉令聚集。即告之曰：卿等当知！耶输陀罗不护太子。亦不护我。不护诸释。不惜名闻。纵恣其意。辱我宗族。我等今者应作何事而苦治也？

尔时释种皆共同声。作如是言：耶输陀罗污辱家者。我等应当如辱家法而苦治之。

时彼众内有一大臣。作如是言：当髡其发。以杖打之。打已印记。

复有一臣作如是言：当截其耳。劓去其鼻。

复有一臣而作是言：当挑两目。

复有一臣作如是言：枪贯木上。

复有一臣作如是言：掷著空井。

复有一臣作如是言：掷著火内。

复有一臣作如是言：令抱炽燃大热铁柱。

复有一臣作如是言：系缚手足。遣大群牛蹈而杀之。

复有一臣作如是言：令卧地上。白象蹈之。

复有一臣作如是言：从头至足。以锯解之。

复有一臣作如是言：节节肢解。分为八段。

尔时。输头檀王告诸臣言：我今敕令。耶输陀罗及所生子俱当就死。

是时。如来已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便自观见耶输陀罗及所生子在厄难处。以慈悲心所逼恼故。处处顾视。

于时而有毗沙门天。去佛不远。时彼天王知如来意。即持笔墨及多罗叶。往诣佛所。

尔时世尊手自作书而白王言：其所生儿。是我之息。愿莫有疑。

尔时毗沙门天王从世尊所受是书已。寻即往至输头檀王大众之内。即出其书。掷王怀里。

尔时彼书有证有验。输头檀王见是验已。思寻此书真是我息悉达太子手自书处。

尔时输头檀王及诸大众为此因缘。于耶输陀罗生欢喜心。耶输陀罗传闻人道大王有敕。欲杀其身及所生子。护身命故。速疾往至摩诃波阇波提憍昙弥所。作如是言：善哉尊后！我无是过。此所生子。太子体胤。听闻不久太子来到。若其到已。自应当知。今欲杀我。是虚枉耳。

尔时摩诃波阇波提闻耶输陀罗作是语已。心复欢喜。即遣使请输头檀王至阿输迦树林之内。到林处已而白王言：唯愿大王当知。今者耶输陀罗释种之女至于我边而作是言：我无此过。我所生子。太子体胤。若彼太子身来到已。自知虚实。是故大王！莫作是事。应须待彼太子来到。即知此事定实云何。

尔时。输头檀王闻彼摩诃波阇波提作如是等善利益义。即报之曰：此言有理。若如尊后所言说者。我等宜住。听太子至。若不尔者。当

知此事定实云何？

虽复如此。输头檀王由于释女耶输陀罗未生欢喜。是故衣服及余瓔珞。少分供给。发遣安置随宜处所。

尔时。释女耶输陀罗复至摩诃波阇波提嶧昙弥所。至已白言：善哉尊后！我于今者欲诣园内。酬昔所许诸天微愿。暂一祠祀。未审尊后听许以不？

尔时。摩诃波阇波提共彼释女耶输陀罗。将罗睺罗。广办供具。赍持杂物。诣彼神所。其神名曰卢提罗迦。从神作名。其苑亦名卢提罗迦。

于彼苑中。菩萨往昔在家之日。恒于彼苑按摩游戏。彼苑之内有一大石。菩萨往日于上坐起。耶输陀罗释种之女。当于尔时。将罗睺罗卧息彼石。于后捉石掷著水中。遂立誓言：我今要誓。如实不虚。唯除太子。更无丈夫。共行彼此。我所生儿。实是太子体胤之息。是不虚者。令此大石在于水上浮游不没。

时彼大石如彼要誓。在于水上遂即浮住。如芭蕉叶浮于水上。不沉不没。亦复如是。

于时大众见闻此已。生希有心。欢哗啸调。踊跃无已。叫唤跳躖。歌舞作倡。旋裾舞袖。又作种种音声伎乐。

尔时输头檀王闻此事时。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即敕庄严彼迦毗罗婆苏都城。令除荆棘、沙砾土石、秽恶粪等诸不净物。更以香汤扫洒涂治。摩拭其地。在在处处。安置香炉。烧最妙香。其香炉间。杂错种种妙色宝瓶。其宝瓶内盛满香水。于其水中复安香花。于其香炉宝瓶中间。更复安置芭蕉行列。复悬种种纷葩缯彩。竖立种种杂色幢幡。真珠条贯处处交横。金铃罗网遍覆其上。复作日月星宿

形像。张设空中。宝花旒苏处处垂下。复以种种杂牦牛尾。所在间错。

尔时严饰迦毗罗处。犹如幻焰乾闼婆城。庄严是已。将罗睺罗即入彼城。召唤释种宗族旁亲。悉皆聚集。广办种种财物饮食。所须调度。方始别更为罗睺罗作其生日。

耶输陀罗生息之时。是罗睺罗阿修罗王捉食其月。于刹那顷暂捉还放。是故释种诸亲族等聚集议论。于罗睺罗食月之际。一刹那间生此童子。是故立名。名罗睺罗。

其罗睺罗可喜端正。诸人见者莫不欢悦。肤体黄白如真金色。然其头顶犹如伞盖。其鼻高隆犹如鹦鹉。两臂修傭。下垂过膝。一切肢节无有缺减。诸根完具。莫不充备。

尔时。输头檀王为罗睺罗置四奶母。何等为四？一者抱持。二者洗濯。三者饮乳。四者游戏。此四奶母随时将养。不久即令智慧备足。

尔时。世尊在波罗奈转大法轮。于时诸天各各相告。其声辗转乃至梵顶。即于彼时。输头檀王闻子悉达已得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既觉证已。至波罗奈转大法轮。为于天人而演说法。

尔时输头檀王于世尊所倍更忆念。作是思惟：设何方便。令彼太子愍诸眷属。速来至此迦毗罗城？

复作是念：应当遣谁而为使者？谁有智略、能了此事？

复作是念：此优陀夷国师之子。次复车匿。此之二人。从小以来。恒共悉达拊尘弄土。伴涉遨游。此之二人。并各堪至悉达多所。我今当遣往彼为使。

尔时输头檀王唤优陀夷国师之子及以车匿而告之言：汝等二人应当知时。今者太子既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至波罗奈国转大法轮。为诸天人演说诸法。汝等今可速往至彼悉达多所。宣我告敕。

传我意旨：今汝太子行难苦行至其边际。称遂汝心。已得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复转于无上法轮。既为天人演说诸法。善哉太子！今可来诣迦毗罗城。为怜一切诸眷属故。

尔时优陀夷国师之子并及车匿而白王言：大王当知！悉达太子若不来者。未审我等更作何计。

王报之言：汝等但听太子处分。

其优陀夷国师之子并及车匿即白王言：如大王敕！不敢违命。

受王敕已。顶礼其足。各还本处。辞别父母诸眷属等。渐行往至波罗奈国诸仙居处鹿野苑中。至彼处已。顶礼佛足。却住一面。白言：世尊！我等今者奉承大王输头檀敕遣来至此。而王告言：善哉太子！汝今苦行已得超越。满汝心愿。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转大法轮。复为天人演说诸法。善哉太子！今可来至此迦毗罗婆苏都城。怜愍一切诸眷属故。

尔时世尊闻此语已。故说偈言：

若人已调伏 世无不伏者

诸佛境无边 无迹无来去

若人不入网 爱无所从生

诸佛境无边 无迹无来去

时优陀夷国师之子并及车匿白言：世尊！欲令我等当何所作。

佛告彼等作如是言：汝能学我此诸弟子出家法不？

尔时世尊虽问彼等。但彼二人先于佛边已有慕仰出家之意。因白佛言：我等并各愿乐出家！

于时世尊即听出家。与受具戒。

尔时世尊自从出家。起坐未曾面向生地迦毗罗城。乃至未化贤友知识五比丘等。及以长老耶输陀等亲善友辈。波罗奈城所生有四大富长者诸胜男子。何等为四？一毗摩罗。二苏婆睺。三富楼那。四伽婆般帝。

尔时。尊者耶输陀有善知识等五十余人。长老富楼那弥多罗尼子亦有徒众三十一人。长老摩诃迦旃延。复有八万四千徒众。长老娑毗耶亦有胜徒。合三十人。同行善友其数六十。复有迷祇耶聚落所生长老那毗迦栖那耶那。

尔时复有一婆罗门。其有二女。一名难陀。二名婆罗。

尔时复有一婆罗门。名曰提婆。并及其妻。长老频螺迦叶。合有五百螺髻梵志。

复有长老那提迦叶螺髻梵志。其数三百。

复有长老伽耶迦叶。诸徒众等。其数二百。亦是螺髻诸梵志等。

尔时复有长老优波斯那。数合二百五十人俱。

尔时复有一树林中五百苦行诸仙人等。为雨法雨。王舍城中。频婆娑罗王及臣等。凡九十二那由他人。长老摩诃迦叶、长老舍利弗、目犍连等。又删阇耶波梨婆阇迦外道弟子五百人等。化如是辈若干人已。然后世尊方始回面向本生地迦毗罗城。

时优陀夷见婆伽婆回面坐向本所生地迦毗罗城。又复诸天告彼长老优陀夷言：善哉尊者！今可请佛愿至生地本迦毗罗婆苏都城。为其怜愍诸眷属故。

尔时长老优陀夷善知圣意如来将去。遂从坐起。偏袒右臂。整理衣服。合掌向佛。偻身低头而说偈言：

譬如非时诸树木 欲著花果待其时

非时花果无光丽 尊今可渡宛伽河
树木纷葩花正开 其花香遍十方刹
花既开敷结果实 尊向生地正是时
此时最妙最为胜 清流香洁泉池水
百鸟林中出妙响 诸欣悦事是其时
释种往昔心发愿 一切大地我独摄
见尊出家大忧怖 不称心愿甚郁怏
世尊眷属所思迟 由尊生子罗睺罗
愿往至彼为决疑 大众渴仰思欲见
如来念母养育恩 为彼慈心怜愍故
若见远来大圣师 应得欢喜除忧恼
释种大王输头檀 往昔起此微妙愿
何当得见金色体 我子入此迦毗城
此时非热亦非寒 堪称世尊受乐道
亿数释种瞻仰待 犹如毕宿冀月回

尔时世尊即告长老优陀夷言：汝优陀夷！若其然者。汝等二人。于先可至彼迦毗罗婆苏都城。告我亲眷诸释种等。作如是言：今者太子苦行已彻。愍汝等故不久欲来。

其优陀夷及彼车匿蒙佛敕已。而白佛言：唯然世尊！我不敢违。顶礼佛足。右绕三匝。辞退而去。次第渐行至迦毗罗婆苏都城尼俱陀林。依彼聚落暂时止住。

尔时输头檀王严驾驷马宝车而出。往至彼园。占观好地。输头檀王于时遥见长老车匿及优陀夷。剃除须发。身著袈裟。手执钵器。见已即告诸大臣言：汝等大臣！此何人也？剃除须发。身著色衣。手持应器。

时大臣等即报王言：此等二人。乃是悉达太子门徒。

尔时输头檀王心怀懊恼。怅怏不乐。而作是言：我子端正。容仪可喜。观者无厌。喻如金像。而彼身形。今如是也。不喜观见。

谓诸臣言：汝等必当断是二人。勿令我见。

作是语已。始往园内。

尔时臣等作如是念：今此二人。一者乃是国师之子。二者悉达太子侍者。

作是筹量。不能遣却。输头檀王在园游观。还欲出时。尔时诸臣恐王见彼长老二人生烦恼故。遂将安置空墙院内。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汝等比丘！今可速疾办具衣钵。我今欲行。游观余国城邑聚落。因欲向我本自生地彼迦毗罗婆苏都城。怜愍一切诸眷属故。

尔时长老舍利弗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作是言：希有世尊！未曾有也！世尊今者行正是时。甚精甚妙。今者世尊乃欲游观诸余国城。实是其时。

尔时佛告舍利弗言：舍利弗！汝今欲得闻此事者。当为汝说尸弃如来、多陀伽多、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将欲游行本自生地、处处观看城邑聚落、其时微妙甚可爱乐因缘之事。

尔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今正是时。愿为比丘演说往昔尸弃如来诣自生地游观国邑。令诸比丘闻佛说已。当如是持。

尔时世尊即以偈说尸弃如来游历观看本生地事。

善哉甚妙舍利弗	汝今应当一心听
昔日尸弃圣如来	往自观看生地事
所至一切村聚落	往见尸弃圣如来
处处皆各生甘泉	八功德味悉具足
所至一切村聚落	往见尸弃大圣师
处处皆有诸花树	枝叶垂下普蓊郁
所至一切林树下	尸弃如来止住处
是树自然雨妙花	遍布其地悉充满
所经一切林树下	尸弃如来若止住
其树甘果自然落	枝条婀娜悉低垂
有树人所攀及者	花果纷杂甚可怜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若有人所不及树	妙花甘果自然落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大妙花姜迦罗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普雨清凉妙花雨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花名曰曼陀罗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虛空里	雨花名曰波梨耶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虛空里	雨花名曰毗婆伽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虛空里	雨花名曰香胜香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虛空里	雨诸种种妙香花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虛空里	雨花名曰普至香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虛空里	雨于异种妙香花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虛空里	纯雨真金妙色花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虛空里	雨诸七宝妙色花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虛空里	雨花纯是真金茎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虛空里	纯雨一切宝茎花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虛空里	纯雨优波罗花叶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纯雨栴檀妙香末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赤栴檀妙末香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纯雨牛头栴檀末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奏作种种天乐音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非人在于虚空里	拂弄种种妙天衣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随顺佛行路	持诸种种妙香花
其花纷杂种种光	雨诸道路深至膝
彼时无寒复无热	亦无蚊虻诸恶虫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一切大地悉微动	并大巨海及诸山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一切大地普调柔	清净无有恶荆棘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所有丘墟悉平满	山陵堆阜皆坦然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刹利种姓大威德	其数八万有六千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诸婆罗门净行种	其数八万有六千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豪富威德大长者	其数八万有六千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亦有地居诸天等	皆是妙色净庄严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复有虚空诸天众	皆大威德最严胜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四大天王及天众	殊胜妙色威德者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护世四天大王等	复有殊妙大威势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忉利三十三天众	微妙威力转殊胜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须弥山顶帝释王	及诸亲友眷属等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善分耶摩诸天辈	妙色清净大威严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喜乐诸天兜率陀	威严功德甚微妙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次复化乐诸天等	所行功德转微妙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他化自在诸天等	威德光严甚辉耀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大梵宫中诸天辈	妙色威力转光华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色界所有诸天辈	及诸龙神金翅鸟
乾闼婆等阿修罗	夜叉鬼神及罗刹
紧那罗等摩睺罗	皆得具足妙威严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世间有诸众生类	已说及以不说者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彼尊尸弃如是行	调伏无量天人众
正觉入于大涅槃	永断诸有及后生

时佛复告舍利弗言：汝舍利弗！尸弃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初欲往到本自生地。有如是等无量微妙希有行事。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二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译

优陀夷因缘品第五十四之一

尔时佛复告舍利弗作如是言：汝舍利弗！我今当行游历国土。初欲往到本自生地微妙之处。亦当如是。

时舍利弗即从坐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臂。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何时当欲游历国土、观看聚落。

尔时佛告舍利弗言：汝舍利弗！我于今月。过半月已。布萨事讫。然后当行。游历国土。

尔时世尊过彼半月。布萨已讫。与诸比丘涉历诸国。

尔时世尊至王舍城。饭食已讫。回还以足踏城门阑。时彼大地六种震动。动已复动。涌已复涌。

时摩伽陀彼国之王频婆娑罗与诸人众俱诣佛所。即随佛行。游涉诸国。观看聚落。

时虚空中无量诸天千千万众。见佛将欲游历国土。皆来集会。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口出种种微妙音声。歌嘒喜乐。呼唱大唤。旋裾舞袖。拂弄天衣。复以天上优钵罗花、拘勿头花、波头摩花、分陀利花以散佛上。复持种种末香涂香及香花鬘亦散佛上。散已复散。

时婆伽婆所行之处。观看诸国。一切众类皆悉恭敬。尊重供养。如来到处。得诸衣服。最胜最妙。饮食汤药。床褥卧具。如是资物不可称计。利养殊妙。无所乏少。名闻流布。遍满世间。而佛于此名闻利养不生染著。犹如莲花处于浊水。

尔时世尊有如是等无量威德。于诸世间威德最胜。殊妙第一。

时婆伽婆、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此世彼世、若天若魔、梵沙门等。及婆罗门。诸天人境。以神通智皆悉证知。而彼世尊为世说法。辞义巧妙。初中后善。悉令具足清净梵行。

尔时世尊知诸众生堪受化者。即教化之。宜建立者。教令建立。随其住处。使得成就。应受三归。授三归法。应受五戒。授与五戒。应受八关斋戒之法。即授八关斋戒之法。应受十善。授十善法。应出家者。令得出家。应受具戒。授具足戒。如是次第。辗转渐进。至迦毗罗婆苏都城园林而住。

尔时世尊至迦毗罗婆苏都城。住尼拘陀树林园内。而以偈说游历国土胜妙之事：

释种如来大狮子	瞿昙最胜威德者
往观城邑及聚落	悉有广大诸异相
所欲至于村聚落	往见如来大圣师
处处一切诸人众	恭敬尊严来迎奉
所欲至于村聚落	往见如来大圣师
凡是一切诸花树	悉各倾向世尊所
至于一切林树下	世尊若立若止息
是树自然雨其花	遍布其地悉充满
所至一切林树下	世尊于中若止住
是树甘果自然落	枝叶婀娜悉低垂

有树人所攀及者	花果纷杂自可怜
瞿昙如来大圣师	游行应感如是事
树有人所不及者	妙花甘果自然落
瞿昙雄猛大圣师	游行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花名曰姜迦罗
瞿昙雄猛大圣师	游行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花名曰曼殊沙
瞿昙雄猛大圣师	威德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于杂种妙色花
瞿昙雄猛大世尊	威神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花名曰曼陀罗
瞿昙雄猛大圣师	威德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花名曰波利耶
瞿昙雄猛大圣尊	游行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花名曰毗婆伽
瞿昙狮子大圣师	游行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花名曰香胜香
瞿昙狮子天人尊	游行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于种种妙香花
瞿昙大圣人天眼	游行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花名曰普至香

瞿昙雄猛大圣尊	游行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于微妙金色花
瞿昙雄猛大圣师	游行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诸微妙宝色花
瞿昙十力大圣尊	游行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诸妙色宝茎花
瞿昙雄猛人天眼	游行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优钵罗微妙叶
瞿昙雄猛天人师	游行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于沉水妙香末
瞿昙三界天人尊	威德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赤栴檀妙香末
瞿昙狮子大圣师	游行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于牛头妙香末
瞿昙雄猛大世尊	游行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奏作种种诸天乐
瞿昙威猛大圣尊	游行应感如是事
非人在于虚空里	拂弄种种妙天衣
瞿昙狮子大圣师	游行应感如是事
诸天随顺佛行路	悉持种种妙香花
为彼大圣天中天	随路雨花恒至膝

彼时无寒复无热 种种蚊虻诸恶虫
微妙大圣天中尊 应感能招如是事
一切大地皆平正 山陵堆阜悉坦然
瞿昙十力大圣尊 游行感应如是事
一切大地甚清净 无有恶刺诸荆棘
瞿昙威德天人尊 游行应感如是事
一切大地微徐动 并大巨海及诸山
瞿昙三界无上尊 游行感应如是事
一切刹利婆罗门 并及毗舍首陀等
其数千万有千万 恒共如来相随逐
复有地居妙胜天 有诸色力大威严
瞿昙雄猛大世尊 行住坐立相随逐
复有护世四天王 并大威力最胜者
瞿昙微妙大圣尊 行住坐立相随逐
须弥山顶帝释王 及以梵王娑婆主
瞿昙奇特最胜尊 恒共如是相随逐
复有欲界诸天众 及以色界四禅等
瞿昙威猛大圣尊 恒共如是相随逐
复有诸龙金翅鸟 乾闼婆等阿修罗
夜叉及以罗刹众 皆共随逐如来行
世间所有众生类 已说及以不说者

悉逐雄猛瞿昙师 游历国土及城邑

世尊如是游行时 教化无量人天等

怜愍所生亲族故 今至本城迦毗罗

尔时。长老优陀夷及以长老车匿二人俱诣佛所。顶礼佛足。却住一面。

时二长老白佛言：世尊！输头檀王曾无信心。有不净心。乃至不欲见诸比丘。

尔时世尊知是事故。告诸比丘作如是言：诸比丘等！谁能往诣输头檀王所。至已教化、令其信敬？

尔时众中有一比丘。白佛言：世尊！今此长老舍利弗者。堪能往诣输头檀王所。方便教化。令其信敬。

或有比丘白言：世尊！今此长老目犍连者。堪能往诣输头檀王所。方便教化。令其信敬。

或有比丘白言：世尊！今此长老摩诃迦叶堪能教化。令其信敬。

或有比丘白言：世尊！今此长老大迦旃延堪能教化。令其信敬。

或有比丘白言：世尊！今此众中长老优楼频螺迦叶堪能教化。令其信敬。

或有比丘白言：世尊！今此众中那提迦叶堪能教化。令其信敬。

或有比丘白言：世尊！今此长老优波斯那堪能往诣输头檀王所。方便教化。令其信敬。

尔时世尊告优陀夷作如是言：优陀夷！汝于今者颇能往诣输头檀王所、到已教化、令信敬不？

时优陀夷白言：世尊！我今堪能。

佛即告言：汝优陀夷！汝今往诣输头檀王所。方便教化。令其信敬。

尔时。长老优陀夷者闻佛世尊如是语已而白佛言：唯然世尊！如佛所教。不敢违也。

时优陀夷于其晨朝。日始初出。著衣持钵。往指向彼输头檀王宫。到已问彼守门人言：仁者应知！输头檀王今在何许。

彼人报言：王今在殿治理王务。

尔时。长老优陀夷往至输头檀王之所。在于一厢。默然而住。

尔时左右诸大臣等见优陀夷在一边已。即告四门诸守人言：速往断此出家之人。勿令在此。致使王见。起发恶心。

其守门人闻大臣命。速往至彼优陀夷边。欲驱令出。时守门人见已。始知是国师子。昔时恒共太子悉达少小朋游拊尘之戏。不忍驱逐而复回还。

时诸大臣问守门人作如是言：汝等何故不驱如此出家人却？

时守门人报诸臣等作如是言：其人乃是国师之子。从生以来。悉达太子交故朋亲。拊尘之好。是故我等不忍驱遣。

尔时。输头檀王在殿料理事讫。起欲还阁。诸大臣等左右围绕。将入宫内。

时优陀夷速往直至输头檀王所。执其王手。当于尔时。输头檀王默然不语。作如是念：我今若语。恐守门人驱令出去。

其守门人复作是念：诸大臣辈自应驱遣。

其诸大臣复作是念：宫门内人当应遮却。

宫门内人复作是念：此人本是输头檀王恒所爱念。如今还复执手而行。

尔时各作如是念故。无有一人能驱遣者。

尔时输头檀王渐进入宫。升其内殿。坐狮子座。

时优陀夷见净饭王入彼宫内。升其殿已。优陀夷亦上其殿。去王不远。在前而立。

输头檀王见优陀夷相去不远。在前立已。即生烦恼。出微细声。作如是言：呜呼苦哉！我子形容如此枯悴。可厌恶也。汝等速驱此出家人。阿谁听入使来此也？

时诸大臣白言：大王！如臣等见。是事不然。大王不应驱此人出。所以者何？此人既是国师之子。复是悉达小来朋伴。拊尘游戏。

时优陀夷言辞哀愍。不令伤损净饭王意。而说偈言：

规求谷实故犁种 贪觅宝货入于海

我意今来贪住此 唯愿其事速成就

如此道路常吉利 于诸无畏常安稳

欲至诸方求利者 必使瞿昙利得成

数数诸人耕其地 数数于中散种子

数数诸天下甘雨 数数国内五谷成

数数乞士恒常乞 数数施主恒常施

数数此世行檀那 数数天上获其果

数数牷牛擊得乳 数数犊子向母边

数数妇人怀胎藏 数数生产受诸苦

数数死尸向寒林 数数诸亲悲啼送
若得圣道无后有 于烦恼中不受生
尔时输头檀王闻优陀夷作如是等哀愍语已。犹怀小疑。寻复重问
优陀夷言：尊者本于谁边出家？大师是谁？

时优陀夷说偈以报净饭王言：

师父名曰输头檀 所生尊母名摩耶
怀在胎中经十月 生已母终生忉利
如是圣者生汝家 大德大圣天中天
彼家七世已济拔 名闻处处皆流布
丈夫人中最希有 于一切处不受生
所生如是大圣者 其家恒受大安乐
释种亲族最名称 尊生百福庄严身
如是释子天中胜 我于彼边出家者

尔时输头檀王复问长老优陀夷言：善哉比丘！汝实谁边而得出家。
而彼人师颇有正信、及能正意行梵行不？在阿兰若空闲树下坐意乐
不？

尔时。长老优陀夷以偈复报输头檀王作如是言：

王问谁边出家者 彼人正信行梵行
无有方所怀忧怖 在于树下常受乐
不畏他声犹狮子 不被罗网如猛风
教授他人自无学 拔诸恐怖身不怖

输头檀王复问长老优陀夷言：如是比丘今在何处？

优陀夷言：如大王问。然彼多他伽多、阿罗诃、三藐三佛陀。今已在此迦毗罗城尼俱陀林。

尔时输头檀王即作是念：此优陀夷。乃是我儿之弟子也。

以是因缘。告诸大臣作如是言：卿等今可请此比丘在座安坐。

其诸大臣闻王敕已。白言：大王！不敢违背。

即请长老优陀夷坐。时净饭王复敕诸臣卿等将食与此比丘。诸臣得敕。即持净水与优陀夷。澡洗手已。即将饭食授优陀夷。

时优陀夷得此食已而不自食。欲将此食奉献世尊。

输头檀王遂问长老优陀夷言：比丘何故不食此食？

优陀夷言：此食拟将奉献世尊。是故不食。

时净饭王心复懊恼。涕泪横流而作是言：呜呼我子！身体柔软。昔在宫内。恒受快乐。身无诸苦。今日何故受如此困？乃使比丘乞得食已。尔乃方食。

时净饭王作是语已。悲啼哽咽。复告优陀夷作如是言：比丘今者但食此食。我今更为别取饭食。将与汝师。

时优陀夷复白王言：如是大王！此食已拟奉献世尊。此食世间所有众生无能消者。所以者何？然彼世尊。戒行最胜。禅定最胜。智慧亦胜。

时净饭王告诸大臣作如是言：卿等今者更取饭食与此比丘。令其食已。速将此食送彼太子。

诸臣即时更将别食与优陀夷。时优陀夷饭食已讫而白王言：如是大王！如来、世尊、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如是王者及诸人众。无量

无边。皆来恭敬。然今大王亦应宜往到于彼处。

作是语已。从座而起。欲出宫时。输头檀王复白长老优陀夷言：尊者于先至悉达所。作如是言：我今不久欲来见汝。

优陀夷言：敬如王命！

尔时。长老优陀夷即持彼食。从城而出。至尼俱陀树林之内。至佛所已。白言：世尊！输头檀王我已教化。令得欢喜。欲来见佛。

其优陀夷从宫出时。须臾之间。其输头檀王敕诸大臣作如是言：卿等知时！悉达太子已至此城。我等今者当作何事。

诸大臣言：善哉大王！若更有别余沙门来到王所者。我等尚须供养供给。况复今者悉达太子与我等身无异无别。岂得安然不生恭敬。我等但护大王心意。未至彼耳。

尔时输头檀王敕令振铎。普告城内。悉使知闻：我今欲至悉达太子往观彼处。汝等各各备办庄严。随从于我（迦叶惟师作如是说）。

（其摩诃僧祇师复作是说。乃言：尔时输头檀王白优陀夷作如是言：如比丘意。欲为太子作何等食？时优陀夷而白王言：如是。大王！若其欲为世尊造食。当须好作清净甘美、香洁肴膳。世尊唯食如此食耳。尔时输头檀王敕诸大臣：卿等须知。速为太子办诸清净香洁饭食。诸大臣等闻王敕已。而白王言：依大王教！不敢违也。遂即供办种种肴膳、清净香洁甘美饭食。办如是已。付优陀夷。其优陀夷自食讫已。持王所办肴膳饮食清净香洁。从迦毗罗婆苏都城往出至于尼俱陀林。至彼佛所而白佛言：世尊！我已教化输头檀王。令心欢喜。欲来见佛。先以如此香美饮食办具与我。来奉世尊。愿佛纳受如法食耳。）

尔时诸比丘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云何长老优陀夷教化输头檀王。能令欢喜。又能令办清净香洁甘美饮食。将奉世尊？

作是语已。佛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汝诸比丘！其优陀夷非但今日至于输头檀王之所教化讫已。复将甘美饮食与我。往昔亦曾教化于彼。令欢喜已。将甘美食而与我来。

时诸比丘复白佛言：唯然世尊！其事云何？愿为我等说如是事。我辈今者愿乐欲闻。

佛告诸比丘：我念往昔久远之时。波罗奈国有一鸟王。其鸟名曰苏弗多罗（此言善子）。而依住彼波罗奈城。与八万鸟和合共住。

善子鸟王有妻。名曰苏弗室利（此言善女）。时彼鸟妻共彼鸟王行欲怀妊。时彼鸟妻忽作是念：愿我得净香洁饭食、现今人王之所食者。而彼鸟妻思是饭食不能得故。宛转迷闷。身体憔悴。羸瘦战掉。不能得安。

善子鸟王既见己妻宛转迷闷。身体憔悴。羸瘦战掉。不自安故。问其妻言：汝今何乃宛转于地。身体憔悴。羸瘦战掉。不能自安。

彼时鸟妻报鸟王言：善哉圣子！我今有娠。乃作是念：愿得清净香洁肴膳。如王食者。

时善子鸟告其妻言：异哉贤者！如我今日。何处得是香美饮食？王宫深邃。不可得到。我若入者。于彼手边。必失身命。

彼妻又复报鸟王言：圣子今者若不能得如是饮食。我死无疑。并其胎子亦必无活。

善子鸟王复告妻言：异哉贤者！汝今死日必当欲至。乃思如是难得之物。

善子鸟王作是语已。忧愁怅怏。思惟而住。复作是念：如我意者。如是香洁清净饮食如王食者。实难得也。

尔时鸟王群众之内乃有一鸟。见善子鸟心怀愁忧。不乐而住。见

是事已。诣鸟王所。白鸟王言：异哉圣者！何故忧愁思惟而住？

善子鸟王于时广说前事因缘。彼鸟复白善子王言：善哉圣子！莫复愁忧。我能为王觅是难得香美肴膳、王所食者。

是时鸟王复告彼鸟作如是言：善哉善友！汝若力能为我得办如此事者。我当报汝所作功德。

尔时彼鸟从鸟王所居住之处飞腾虚空。至梵德宫。去厨不远。坐一树上。观梵德王食厨之内。其王食办。有一妇女备具肴膳。食时将至。专以银器盛彼饮食。欲奉与王。

尔时彼鸟从树飞下。在彼妇女头上而立。啄啮其鼻。时彼妇女患其鼻痛。即翻此食在于地上。

尔时彼鸟即取其食。将与鸟王。鸟王得已。即将与彼善女鸟妻。其妻得已。寻时饱食。身体安稳。如是产生。

尔时彼鸟日别数往。夺彼食取。将与鸟王。时梵德王屡见此事。作如是念：奇哉奇异！云何此鸟数数恒来秽污我食。复以嘴爪伤我妇女？而王不能忍此事故。寻时敕唤网捕猎师而语之言：卿等急速至彼鸟处。生捕将来。

其诸猎师闻王敕已。启白王言：如王所敕。不敢违命。

猎师往至。以其罗网捕得此鸟。生捉将来。付梵德王。

时梵德王语其鸟言：汝以何故数污我食、复以嘴爪伤我女妇？

尔时彼鸟语梵德王：善哉大王！听我向王说如此事。令王欢喜。

时梵德王心生喜悦。作如是念：希有斯事！云何此鸟能作人语。

作是念已。告彼鸟言：善哉善哉！汝必为我说斯事意。令我欢喜。

尔时彼鸟即以偈颂向梵德王而说之曰：

大王当知波罗奈 有一鸟王恒依止
八万鸟众所围绕 悉皆取彼王处分
彼鸟王妻有所忆 我向大王说其缘
鸟妻所思香美膳 如是大王所食者
是故我今数数来 抄拨大王香美食
今者为彼鸟王故 致被大王之所系
善哉唯愿大圣王 慈悲怜愍放脱我
我为鸟王彼妻故 数来抄拨大王食
我念从此一生来 未曾经造如此事
今为大王一敕已 于后不敢更复为

时梵德王既闻彼鸟如此语已。心生喜悦。作如是言：希有此事！人尚不能于其主边有如是等爱重之心如此鸟也。

作是语已。其梵德王而说偈言：

若有如是大臣者 彼应重答食封禄
须似如是猛健鸟 为主求食不惜命

其梵德王说此偈已。复告鸟言：善哉汝鸟！于今以去。常来至此取香美食。若其有人遮断于汝、不与食者。来语我知。我自与汝已分所食而将去耳。

佛告诸比丘：汝等当知！彼鸟王者。我身是也。彼时为王偷食鸟者。即优陀夷比丘是也。梵德王者。此即输头檀王是也。于时比丘优陀夷令彼欢喜。为我取食。今亦复尔。令净饭王心生欢喜。又复为我而将食来。

时净饭王于后方始扣其铃铎。敕迦毗罗婆苏都城所有人民。不得一人于先往见悉达太子。若欲见者。要须共我相随而见。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二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三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优陀夷因缘品第五十四之二

尔时输头檀王将自宫内诸眷属等。前后围绕。复将悉达太子宫内一切眷属。及将其余外眷属等。并释童子及诸左右。复将四兵、百官大臣、将帅僚佐。及诸居士、城邑聚落长者耆年。以显大王威势之力。并显大王神德自在。将大亲族兵众左右前后围绕。尔时释种宗族士众。一切合有九万九千。及迦毗罗婆苏都城所居人民。从城共往。欲见如来。

世尊遥见输头檀王与诸大众严备而来。即作是念：我若见彼。不起迎奉。人当说我：此岂戒行果报人乎？云何见父不起迎逆？我今若见父及大众起往迎者。彼等获得无量大罪。若我今者持其威仪、在此住者。彼等于我不生敬心。

如来作此三种念观。见有如此三种因缘。思量如是三种义已。从座而起。以神通力飞腾虚空。在虚空中经行来往。或立或坐。或卧或睡。身或放烟。或放焰火。或隐或现。出如是等种种神通变化显示。

时迦毗罗婆苏都城有护城神、守门神等。在于输头檀王之前。飞

腾虚空。指向佛所。顶礼佛足。却住一面。以其偈颂向佛说言：

如来初始出家日	夜叉诸神为开门
毗沙门等示道路	世尊是大功德器
如来当尔出门时	发心作是大誓愿
若不降伏诸魔众	我更不入此城中
彼愿今者已满足	世尊已复降诸魔
得证菩提无上道	成于昔日之誓愿
丈夫为福出于世	已证无上菩提道
怜愍一切亲族故	今者还来入此城

尔时。输头檀王遥见世尊以神通力飞腾虚空。示现种种神通变化。即作是念：我忆往昔。悉达太子舍家出家。今成大仙。有大威德。具大神通。

输头檀王作是念已。从其马车下地足步。往向佛所。输头檀王渐欲近佛。佛复从空渐渐而下。输头檀王至佛住所。佛即从空下至本处。

输头檀王见佛头上无有天冠。剃除须发。身著袈裟。以爱子故。闷绝躄地。经于少时。方乃还苏。在地宛转。悲啼涕泣。流泪被面。

时彼释种九万九千及以内外诸眷属等。悉亦闷绝。宛转于地。悲号啼哭。涕泪交流。烦冤懊恼而受大苦。

时彼大众而说偈言：

大王将众至佛边	父见世尊未共语
王欲称子不得言	欲道比丘复不得
王见如来沙门相	自于伞下生羞慚

长叫口中出热气 迷闷躰地种种道
如来默然入禪定 王见如是自忧煎
犹如渴人从远来 遥见水已还枯竭

尔时世尊复作是念：此释种辈有大我慢。贡高自在。若其以顶著地礼我。即生懈倦。

作是念已。即騰虛空。去地一丈。又念：我今离地若干。彼辈应当偻身作礼。

而有偈说：

佛观王辈怀我慢 飞住虛空高一丈
怜愍自余诸人等 是故佛在空中住

尔时输头檀王从地而起。顶礼佛足而说偈言：

我今三礼真如尊 初生已复礼佛足
昔在宮內相師記 当坐树下荫覆身
今见行于第一行 面目清淨如花开
令我身心大欣悅 是故今还三頂礼

尔时。输头檀王顶礼佛足。然后次第二宮眷屬头面頂礼。次有外亲諸眷屬等。亦禮佛足。復有釋種諸童子等。亦復頂禮。復有左右將士僚佐、百官大臣。次第作禮。復有如是大姓居士。頂禮佛足。次第復有大富長者、諸老宿等。亦復作禮。

然佛世尊深有如是微妙之法。但恐大众未生欢喜渴仰之心。未生希有奇特之意。是故未说如此法耳。

尔时世尊欲令时众生欢喜心、信敬心故。以神通力飞腾空里。在

于东方。去地高至一多罗树。住空中已。又作种种神通变现。所谓一身分作多身。或以多身合作一身。从下横行。足不蹈地。从下上行。从上下行。石壁山障。皆过无碍。入地如水。履水如地。在于虚空结跏趺坐。安然不动。经行虚空犹如飞鸟。身上放烟。身下出火。如大火聚。亦如日月。有大威德。有大神通。威德炽盛。光明显赫。或时以手扪摸日月。其身长大。乃至梵天。出如是等种种神通变化之事。

尔时世尊作是事已。复现如是双对神通。所谓如来于其半身。身下出烟。又于半身。身上出火。

如来或复于其半身。身上出烟。或于半身。身下出火。

如来或复左厢出火。右厢放烟。右厢出火。左厢出烟。

如来又时。于其半身。身下出烟。或复半身。身上出于清冷水。

如来又时。于其半身。身下出于清冷水。或于半身。身上出烟。

如来或时。左厢出烟。于其右厢出清冷水。须臾或复右厢出烟。于其左厢出清冷水。

如来又时。于半身下出其炎火。于半身上出清冷水。又半身上出其炎火。于半身下出清冷水。

又时如来左厢出火。复于右厢出清冷水。如来又时。左厢出火。于其右厢出清冷水。或复右厢出清冷水。于其左厢放其炎火。

如来又时。遍身出火。于两目间出清冷水。或于目间出其炎火。或复遍身放清冷水。

如来或时现下分身、上分不现而说其法。或时唯现上分之身、下分不现而说其法。

如来又时。或复入于火光三昧。于诸毛孔出种种光。所谓青色光

明、黃色光明、赤色光明、白色光明、茜草色光、玻璃色光。

如来或复乘于空中。去地高于一多罗树而现神通。或复去地高二多罗。或三四五。或七多罗。住于空中而现神通。所谓一身分作多身。乃至放于玻璃色光。种种神变悉皆示现。

尔时世尊或复从于南方出身。西方去地高一多罗而作种种神通变化。世尊或复西方没身。北方去地高一多罗。住虚空中。作于种种神通变化。所谓一身分作多身。乃至放于玻璃色光。乃至一一诸方亦尔。皆乘虚空。去地高至七多罗树。俱现种种神道变化。所谓一身分作多身。乃至放于玻璃色光。

尔时大众见佛世尊现是神通。即于佛边生欢喜心、信敬希有如是等心。

尔时世尊见彼大众生于信敬希有心故。从空而下。在其众首。敷座而坐。为其大众次第说法。言说法者。所谓众生长夜在于烦恼之中。闻是语者。令生厌离。是故劝行布施、持戒、精进、忍辱。得生善处。教行厌离欲有漏等。令出烦恼。亦复赞叹出家功德。复赞解脱。有如是法。

如来说此诸法之时。知其大众生欢喜心。踊跃之心。柔软等心。得无外心。

尔时世尊亦有诸佛摄受之法。所谓苦集灭道等法。于时世尊为彼大众方便显说。宣通示现。时彼大众无量百千万亿众类。即于座上远尘离垢。无复烦恼。断诸结使。得法眼净。所有集法。悉皆灭相。得如实智。譬如清净无垢衣裳。堪入诸色。入诸色者。寻受其色。

如是说已。彼时大众无量无边百千万亿诸众生类。即于座上远尘离垢。无复烦恼。断诸结使。得法眼净。乃至一切灭相。得如实智。

而彼大众自见诸法。已得诸法。已证诸法。已入诸法。众疑已度。诸惑已灭。无复疑心。已得无畏。我生因缘。悉皆尽灭。如是知已。归依于佛。归依于法。归依于僧。受优婆塞五戒之法。

输头檀王为于爱子烦恼罗网之所覆故。遂不获果。坐世尊前。以哀愍音、悲泣哽咽而说偈言：

汝昔首戴七宝冠 微妙庄严舍何处

又舍髻中明净珠 露头毁形无威德

昔日上妙迦尸服 汝亦当于何处舍

如此粗涩粪扫衣 我所爱子云何著

尔时。世尊以偈报彼输头檀王。作如是言：

大王有国名奴师 我于彼处舍天冠

心欲除其我慢故 又欲证彼甘露句

为诸染色袈裟衣 故我弃彼迦尸服

袈裟既著身体已 我证无上妙菩提

于是输头檀王复向如来而说偈言：

我昔在宫求百愿 愿得生子作轮王

今见剃头手执钵 子为我说得何胜

尔时世尊复以偈报输头檀王。作是言曰：

轮王得万心无厌 虽得命长不自在

我心自在无边际 愿子轮王实愚痴

尔时输头檀王复以偈颂向佛说言：

七宝革屣汝先著 卧具柔软种种铺

宫殿楼阁安稳居 头上罩笼白伞盖

足相软净如莲花 沙棘砾碛云何踏

尔时世尊复以偈报输头檀言：

我今一切遍知尊 诸法不染如莲花

诸有已舍无爱著 如我今者无诸恼

尔时输头檀王复以偈颂而白佛言：

昔在宫殿栴檀等 及以诸香凉似月

随时用此摩汝身 摩已遍体受安稳

今时初夏正以热 独步林薮若为行

本在宫内微妙音 今无妓女谁娱乐

尔时世尊以偈复报输头檀言：

我有法池清凉水 智人所叹无忧处

功德宝池洗浴身 不为水溺至彼岸

输头檀王复以偈倾向佛说言：

在宫昔著迦尸衣 莲花瞻卜香薰体

柔软叠花贮衣内 坐释宫殿威显赫

今者粗麻粪扫物 随处树皮之所染

才覆身体可羞惭 汝大丈夫不厌恶

尔时世尊复以偈颂报输头檀王。作如是言：

衣服卧具饮食等 我于过去悉生贪

微妙端正色爱处 于今正念皆已舍

输头檀王复以偈颂向佛说言：

汝昔宫中七宝器 及用金銀盤案等

种种肴膳甘美味 诸王隨意所堪食

今得冷热粗涩等 非妙薄淡云何餐

云何不嫌如是食 不生臭秽嫌恨想

佛复以偈报输头檀王作如是言：

传闻过去今现在 及以未来諸聖者

隨餐粗涩及苦味 怜愍世间故不嫌

输头檀王复以偈颂而说之言：

汝昔在我宮內時 坐卧微妙柔软鋪

世间最勝無比方 倚枕稱意無嫌者

今于粗涩硬地上 唯鋪諸草及树叶

云何眠卧而无嫌 身體柔软不傷損

爾時世尊復以偈頌報输头檀王。作如是言：

我今得諸自在智 一切苦惱悉已脫

為拔諸苦煩惱刺 怜愍世间故不嫌

输头檀王复以偈颂向佛说言：

汝于昔日愛樂家 种種妙花散地上

室內无风灯明照 及以樓閣諸窗牖

花鬘瓔珞庄严身 妇人端正猶玉女

语言婉媚相随顺 瞻仰不乱听夫敕

佛复以偈报输头檀王作如是言：

释王我有新学行 微妙天中诸梵行

我以得心自在行 随我意去皆得行

输头檀王复以偈颂向佛说言：

音声鼓瑟箜篌等 微妙歌咏觉汝眠

犹如帝释在天中 汝昔在宫亦复尔

佛复以偈报输头檀王作如是言：

修多祇夜出妙音 如意解脱今觉我

我有梵行诸友等 大王我住如是众

输头檀王复以偈颂向佛说言：

降伏大地诸山川 并及欲具诸千子

微妙七宝舍弃来 云何行此沙门行

佛复以偈报输头檀王作如是言：

智慧三昧我大地 千数禅定是我子

七种觉分是其宝 大王知我悉已得

输头檀王复以偈颂而说言曰：

汝昔驾车调善马 其车杂宝所庄严

洁白伞盖持覆身 素拂清净琉璃把

佛复以偈而报王言：

我持正勤为驷马 慧忍惭愧以为车

精进骏疾作所乘 我乘以入无忧处

输头檀王复说偈言：

汝昔在家乘犍陟 其身洁白清净胜

众宝庄严鞍辔等 乘此调马随意行

佛复以偈而报王言：

大地所有诸众马 世间无数多人乘

彼等一切无常定 观已随意驭神通

输头檀王复以偈颂而说之言：

汝昔在于宫内时 殿阁如天无有异

执刀弓箭众所护 身著铠甲甚精微

今汝在林无护者 夜叉罗刹可畏所

暗夜种种诸兽鸣 云何能生是无畏

佛复以偈而报王言：

所有夜叉卑舍遮 种种诸兽可畏者

黑暗夜行在林内 不能动我一毛端

不畏他声如狮子 如风绳所不能羈

亦如莲花不著水 吾在世法浊不污

尔时长老目犍连、长老摩诃迦叶、长老优楼频螺迦叶、那提迦叶、伽耶迦叶、优波斯那、摩诃俱郗罗、村陀、离波多等无量大众。坐佛左右。时彼诸德。以苦行故。身无精光。勤体疲劳。形容羸瘦。色不光泽。气力鲜少。唯有筋皮缠裹其形。

尔时输头檀王白佛言：世尊！今在世尊右边坐者。此等人辈从何而来得出家也？

尔时世尊伸金色臂。向输头檀王指彼一一诸比丘等。口悉称名而示王言：此是舍利弗。此是摩诃迦叶。此是优楼频螺迦叶。此是那提迦叶。此是伽耶迦叶。此是优波斯那。此是离波多。此别离波多。如是等辈。皆是摩伽陀国大姓婆罗门种。

输头檀王复问佛言：今在世尊左边坐者。复是何人。从何而来在世尊边而出家也？

佛告王言：此是摩诃目犍连。此是摩诃迦旃延。此是摩诃俱嚩罗。此是摩诃纯陀。诸如是等。亦摩伽陀村邑聚落大姓诸子。

时输头檀王闻此语已。怅怏不乐。作如是念：此我子者。真是大姓刹利童子。端正可喜。视者不厌。犹如金像。既是大姓刹利童子。以婆罗门左右围绕。此事非宜。既是刹利大姓童子。还应刹利大姓围绕。此顺其法。

作是念已。为欲成就如是事故。即从坐起。还其宫内。

优波离因缘品第五十五之一

尔时。输头檀王还宫未久。有一童子。名优波离。从其前众来至佛所。时优波离童子之母牵捉其子优波离手。将以奉佛。唱如是言：此优波离。曾为世尊剃除须发。

时优波离即为世尊而剃须发。

时优波离童子之母白佛言：世尊！优波离童子剃佛须发。善能以不？

佛告优波离童子母言：虽复善能剃除须发。身太低也。

尔时优波离童子之母告优波离作如是言：汝优波离！汝为如来剃除须发。身莫太低。令尊心乱。

时优波离即入初禅。

时优波离童子之母复白佛言：世尊！优波离童子剃除须发。善能以不？

佛告优波离童子母言：虽复善能剃除须发。其身太仰。

尔时优波离童子之母复告优波离童子言：汝优波离！身莫太仰。令尊心乱。

时优波离入第二禅。

时优波离童子之母复白佛言：世尊！优波离童子剃除须发。善能以不？

佛告优波离童子母言：虽复善能剃除须发。但以入息稍复太多。

时优波离童子之母告优波离作如是言：汝与如来剃除须发。勿使入息如是太多。令尊心乱。

时优波离童子即入第三禅。

时优波离童子之母复白佛言：世尊！优波离童子剃除须发。善能以不？

佛告优波离童子母言：虽复善能剃除须发。然其出息稍太多也。

尔时童子优波离母语优波离作如是言：汝与如来剃除须发。勿令出息如是太多。令尊心乱。

时优波离童子即入第四禅。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言：诸比丘！汝等速疾取优波离手中剃刀。勿使倒地。所以者何？其彼童子已入四禅。

时优波离童子之母从优波离童子手中即取刀也。

尔时输头檀王入迦毗罗婆苏都城。唤诸释种悉皆来集。于大殿庭而敕之言：汝等释种。应当知我王子悉达。若不出家。必定当作转轮圣王。汝等释种亦应承事。何以故？而彼出家。已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能转于无上法轮。人天中胜。彼既刹利种姓王子。可喜端严。犹如金像。人皆乐见。而彼乃用婆罗门种以为弟子。左右围绕。此实非宜。既是刹利释种王子。还应刹利释种围绕。乃可为善。

尔时诸释咸皆共白输头檀言：大王！今者欲于我等先作何事。

尔时输头檀王告诸释言：汝等诸释！若知时者。必须家别一人出家。若其释种兄弟五人。令三出家。二人在家。若四人者。二人出家。二人在家。若三人者。二人出家。一人在家。若二人者。一人出家。一人在家。若一人者。不令出家。何以故？不使断我诸释种故。

尔时诸释咸复共白输头檀言：大王！若尔必须分明立其言契。

输头檀王即集诸释而问之言：我子今者既已出家。谁能随从而出家也？若能随从而出家者。可自抄名署以为记。

尔时五百诸释童子各自手抄己之名字。咸谓能随太子出家。

尔时五百释种童子各解己身所服璎珞。自相谓言：阿谁合取我等璎珞。

作筹量已。复作念言：此优波离。昔于长夜勤事我等诸释种来。是优波离堪受我等所脱璎珞。

尔时五百诸释童子各脱璎珞。付优波离。既付嘱已。俱还本家。咨其父母。

时优波离寻作是念：彼等诸释今既能舍珍宝璎珞。我若受用。是所不应。而诸释子有大威势。有大神德。既能弃舍所重官位及诸财宝。尚欲出家。我今何事不出家也？

时优波离剃须发师见诸释子各往咨白父母之时。便即舍彼所施璎珞。即诣佛所。顶礼佛足。却住一面。其优波离住一面已。而白佛言：善哉世尊！唯愿听我随佛出家。

尔时世尊即听出家。受具足戒。

时彼五百释种童子各至己家。咨父母已。还复来至输头檀边而白之曰：大王今者可将我等至世尊所。彼既出家。我亦应当随从出家。

时输头檀共彼五百诸释童子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却坐一面。既安坐已。输头檀王而白佛言：世尊！善哉大德。刹利种姓不合将彼婆罗门种共相围绕。实谓非宜。今者世尊刹利种姓。还应以此刹利围绕。乃可为善。然今世尊释种之内五百童子。欲于世尊法中出家、受具足戒。唯愿世尊哀愍听许。兼受具戒。

尔时世尊听彼五百释种出家、受具戒已。教学威仪而告之言：汝等比丘！咸可俱来礼优波离上座比丘。

时彼五百诸比丘等先礼佛足。然后顶礼彼优波离上座比丘。修礼已毕。次第而坐。

尔时世尊复告输头檀王言曰：大王！今可顶礼比丘优波离已。次第应礼五百比丘。

尔时大王闻佛教已。即白佛言：唯然世尊！我不敢违。

即从座起。顶礼佛足。然后礼彼上座比丘优波离已。次第复礼五百比丘。礼已次第还其本坐。

尔时世尊威颜悦豫。作如是言：今者释种已自降伏释种骄豪。亦

复摧扑诸释傲慢。

时诸比丘即白佛言：希有世尊！其优波离今因世尊得此五百释种比丘及输头檀王尊敬礼拜。

作是语已。佛告诸比丘：汝诸比丘！此优波离非但今日因我得此五百比丘、输头檀等恭敬礼拜。汝诸比丘！过去世时。其优波离亦因我故。曾得五百大臣跪拜。亦得彼王名曰梵德之所敬礼。

时诸比丘各自白佛言：此事云何？唯愿世尊为我分别说其本业。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念往昔。波罗奈城时有二人共为亲友。其人贫下。世无名闻。彼人有时自持家内绿豆一升。从波罗奈出城客作。尔时恒有一辟支佛往来住彼波罗奈城。时辟支佛于晨朝时。著衣持钵。入城乞食。彼二贫人遥见尊者辟支佛来。威仪详序。平视而进。著僧伽梨。齐亭相称。执钵不动。

彼人见已。得清净信。于辟支佛生勇悦心。各相谓言：我等贫穷。皆由过去未曾逢值如是福田。虽复逢遇。或不恭敬、供养瞻侍。我等若当值遇如是胜上福田、恭敬供养。今应不遭如此厄难。所谓无财、恒常客作以自存活。我等今者应当持此一升绿豆奉施仙人。若其怜愍受我所施。我等即应脱此贫苦。

作是念已。将此绿豆奉辟支佛。作如是言：唯愿尊者起怜愍心。受我此施。

时辟支佛于彼二人生怜愍故。受其所施。虽受施已。但辟支佛皆有一法。欲化众生。唯现神通。更无方便。时辟支佛愍彼二人。受其施已。即从彼方腾空而行。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四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优波离因缘品第五十五之二

尔时彼等亲友二人见辟支佛飞腾虚空。游行无碍。心大欢喜。遍身踊跃。不能自胜。合十指掌。敬礼尊者辟支佛足。乞如是愿：愿令我等。于未来世恒常值遇如是教师。或更胜者。彼所说法。我等闻已。速即知解。不生恶道。

作是愿已。时彼一人又别乞愿。愿言：藉此功德之力。于未来世恒生大姓婆罗门家。愿能诵持四围陀论。及以六十种诸技艺等。

而有偈说：

非直端心怀正信 即得名为上福田

唯须供养佛与僧 并及值遇辟支佛

时彼二人于后命终。一得生于波罗奈城刹利姓家。即绍王位。名曰梵德。第二人者。生婆罗门大清净家。名优波伽摩那婆。具解诸论。

其优波伽摩那婆彼时有妻。名曰摩那毗迦。端严可喜。观者不厌。最胜最妙。世所无比。得优波伽摩那婆之所爱敬。若暂不见。心即不悦。

尔时彼妻摩那毗迦因为少事有所嫌恨。遂便不共优波伽语。时优波伽烦冤懊恼。作如是念：今日我妻摩那毗迦不共我语。声音断绝。乃如此也。

后时彼妻摩那毗迦过夏四月。至于秋节。白优波伽摩那婆言：善

哉圣子！汝今可去往至市肆。买取上妙涂香末香及诸花等。所以然者。秋节四月今者已至。众人皆共受五欲乐。我等亦须庄严身体、受五欲乐。

尔时优波伽摩那婆闻此语已。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作如是念：今者我妻摩那毗迦何期忽尔共我言语。

而优波伽有一金钱。先于余村他边出举。遂于午时。日炙大地。阳焰晖赫。其诸地色犹如赤鸡。发其家宅。向彼村落。往欲债钱。于其道路欲心缠逼。口唱淫歌。当于尔时。与梵德宫相去不远。其梵德王在于楼阁取纳清凉。昼日眠著。少时睡觉。忽闻彼人染著五欲。作淫歌声。时王闻已。即复起发自本欲心。

而有偈说：

或有由于本习气 或复因事动其情

斯由色欲著爱染 亦似莲花因水生

尔时梵德闻彼淫歌。忽即惊疑：此是谁也？于盛日午炎热之时。染著欲心。口唱淫歌。

作是念已。从窗遥见彼优波伽。于盛午时。大地炎热。行歌于路。即唤一臣而敕之言：汝可速往捉彼歌人。将向我边。

其臣闻敕。即白王言：不敢违旨。

遂至彼边捉优波伽。而语之言：汝摩那婆！去来去来。王今唤汝。

时优波伽心生恐怖。举身毛竖。怅怏不乐。作如是念：今谁知我于梵德边有何罪过。令我愁恼。

尔时大臣将优波伽往即至于梵德王边。其王见已。即生爱心。生爱心已。向于彼人而说偈言：

日中晖赫正炎热 大地红色如赤鸡

汝今耽著淫欲歌 云何于是不生恼

日光普照正炎炽 地上融沙弥复热

汝今耽著淫欲歌 云何于是不生恼

尔时。优波伽摩那婆以偈报彼梵德王言：

大王今者非热恼 上天日炙何所及

唯有求利及失利 此是恼中最为恼

日光虽复大炎炽 此为恼中极下恼

经营种种诸事业 如此名为最大恼

时梵德王复问优波伽摩那婆言：摩那婆！汝于今者经营何事。而于是处炽热大地而行于路。

尔时优波伽即以上事向梵德王分别说之。

尔时梵德王复告优波伽摩那婆言：摩那婆！止止莫去！我于今者。与汝两钱（即天竺金钱）。

其梵德王遂即与之。尔时优波伽于梵德边受其钱已。仍复白彼梵德王言：善哉大王！虽得大王所赐两钱。我今咨王更乞一枚。通前得三。我向村落自取一钱。并王所赐。合得四枚。我即得共摩那毗迦供其秋节为五欲乐。

其梵德王复告优波伽摩那婆言：汝止莫去！我于今者与汝八钱。

遂便与之。其优波伽受八钱已。复白王言：善哉大王！愿乞欢喜。今者咨王更乞一钱。即成九枚。复往聚落。自取一钱。合成十枚。如是因缘。我便得共摩那毗迦受其秋节五欲之乐。

时梵德王复告优波伽摩那婆言：止止莫去！我今与汝一十六钱。

王即与钱一十六枚。其受钱已。复白王言：善哉大王！愿乞欢喜。已得王钱一十六枚。今者咨王更乞一钱。得成十七。复往聚落。自取一钱。合成十八。以是因缘。我即得共摩那毗迦受五欲乐。

尔时梵德复告彼言：汝摩那婆！止止莫去！我今与汝三十二钱。

其受钱已。复白王言：善哉大王！愿乞欢喜。已得王钱三十二枚。今复咨王更乞一钱。我往聚落自取一钱。合即总成三十四枚。便得供我摩那毗迦于其秋节受五欲乐。

尔时梵德复告彼言：汝摩那婆！止止莫去！我今与汝六十四钱。

时优波伽即受钱已。复白王言：善哉大王！愿乞欢喜。已得大王六十四钱。今者愿王更与一钱。我今复往彼村聚落。自取一钱。都合得成六十六枚。便供我与摩那毗迦受于秋节五欲之乐。

尔时梵德复告彼言：汝摩那婆！止止莫去！我于今者与汝百钱。

时优波伽受百钱已。复白王言：善哉大王！愿乞欢喜。我今已得王钱百枚。今咨大王更乞一钱。我往聚落复取一钱。合得成其一百二钱。得供我与摩那毗迦共受秋节五欲之乐。

尔时梵德复告彼言：汝摩那婆！止止莫去！我当别更与汝一村以为封禄。

而婆罗门为得为贪。是故其人至王边。其王即择最上一村与彼为封。彼得封已。遂即勤劬。不辞劳役。犹如奴仆。伏事彼王。先起后眠。行迹和软。所作事业。悉称王意。意行端直。如是事王。终不为王有所嫌责。以是因缘。取王颜色。令梵德王欢喜无已。于后复更与优波伽分国半治。王之仓库亦共分半。彼婆罗门得是优宠。受其五欲具足之乐。无所乏少。如是次第。一切所作。悉皆为王检校得办。

彼婆罗门但从己家来至王宫。王恒枕彼膝上而眠。

其梵德王后于一时。枕优波伽膝上而卧。因即睡著。时优波伽见王睡已。心作是念：云何一国乃有二王。并用威势？一仓库内。亦复不合二人共用。我今可觅梵德王便。断其命根。若得杀者。我即独取王位治化。

彼优波伽作是念已。欲取刀时。更作是念：此梵德王于先为我作此利益。分其半国与我共治。一切仓库亦悉分半。我今若杀。是无恩义。

如是第二又作是念：云何二人可得一处共治国化？亦复不合二人共用仓库财物。

乃至第三念已还悔：我若杀彼。必当成我无恩义行。

时优波伽作是念已。举声叫哭。时梵德王闻此哭声。忽然睡觉。觉已。问彼优波伽言：汝今云何作此大声？

时优波伽向梵德王广说前事。时梵德王而心不信彼优波伽有如此事。而语之言：优波伽！汝应定无如此之事。汝优波伽！莫作是语！

时优波伽寻复语彼梵德王言：大王今者当信我语。我实起发如是恶心。

时优波伽复更思惟。作如是念：我今忽发如是恶心。因何事相。正观思已。作如是言：我发如是恶事相者。莫不由为五欲故。为王位故。我亦不须贪此王位。亦复不须贪其世乐。我因此事生是恶心。我今唯可舍家出家。

即白王言：大王今者知我将欲舍家出家。

时梵德王语优波伽：莫作是语！我既与汝分国半治。仓库亦半。

我于今者与汝腹心。无有一人如似汝者。汝若出家。我今心意定不安乐。

其优波伽复语王言：善哉大王！愿垂许我舍家出家。我今决定出家不疑。于我法行莫生留难。

时梵德王又复告彼优波伽言：如汝所乐。随意而作。

尔时波罗奈城有一瓦师。于先出家。行仙人行。依彼城住。时彼仙人有大威德。已成五通。即能以手摸日月轮。

时优波伽依彼仙人剃除须发。既出家已。勇猛精进。即成四禅。复得五通。大有威力。亦能以手摸日月轮。

其梵德王闻优波伽舍家出家。成就大仙。有大威德。亦能以手摸日月轮。闻已微笑。入于宫内。对诸宫人而说偈言：

优波造善未经久 已获利益果报深

彼仙善哉得人身 舍弃五欲出家行

尔时宫人闻梵德王说是偈已。其心皆悉忧愁不乐。遂共白彼梵德王言：大王当知！彼人本昔贩卖博戏。执杖行乞以自活命。婆罗门人威力鲜少。是故出家。大王今者莫学彼人舍弃家国而出家也。

尔时梵德有剃发师。其人名曰碗伽波罗。旧来恒可梵德王心。时梵德王追觅唤彼剃须发师而敕之言：碗伽波罗！汝今为我剃治须发。

作是语已。于即睡眠。时剃发师碗伽波罗见王睡已。便即剃治王之须发。如是治已。而梵德王睡眠不觉。王后觉已。谓剃发师碗伽波罗：我已有敕。令汝与我剃治须发。云何不也？

作是语已。碗伽波罗白梵德王：我已治讫。但王睡眠而不觉也。

尔时梵德取镜自照。见已须发治理已讫。见已生喜。因即敕彼碗

伽波罗：汝当受我最胜村落。我更与汝称意乐事。

时剃发师碗伽波罗白梵德王：我共宫内王之眷属委曲评论。然后报王。

作是语已。拜辞而去。其剃发师碗伽波罗本于王宫出入无碍。遂即入宫。白宫人言：王已许我最胜村落以为封邑。诸后妃等意悉云何？可取以不？

尔时妃后告彼碗伽波罗言曰：碗伽波罗！汝于今者何用取王最胜村落。我等现在足能与汝金银珍宝。但我有所嘱托汝事。为我办不？

其剃发师碗伽波罗问宫人言：妃等今者有何事业令我欲办？

时诸妃等即告彼之剃发师言：大王比来每入宫内。恒说一偈。作如是言：

优波造善未经久 而得利益果报深

彼仙善哉得人身 舍弃五欲出家行

我等于时闻王此偈。即作是念：将恐大王舍位出家。善哉善哉！碗伽波罗！汝至王边问斯偈意。其义云何？

尔时碗伽波罗即往驰诣梵德王所。到已白言：大王许我最胜村落。我今不用如此之愿。但欲知王每入宫内。于妃后前所说之偈：

优波造善未经久 而得利益果报深

彼仙善哉得人身 舍弃五欲出家行

善哉大王！愿为我说如此偈意。其理如何？今从大王乞如是愿。

时梵德王告剃发师碗伽波罗：我闻优波伽摩那婆舍半国位而求出家。得成仙人。有大威力。能以手掌摩日月轮。我今正以五欲醉乱。贪著于斯。是故我今仰羨于彼。数入宫内而说是偈。

时剃发师碗伽波罗即入宫内。至妃后边说如是言：诸妃后等！莫虑大王欲出家也。大王今者定不出家。

时彼后妃闻剃发师碗伽波罗说此语已。皆悉欢悦。心怀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将诸璎珞庄严己身而告之言：碗伽波罗！我此璎珞今悉施汝。汝今更莫为活命故造作诸业。

碗伽波罗见是事已。作如是念：彼优波伽既舍如此半国王位而求出家。今梵德王仰羨于彼。我今何故不作是事而使一切世间羨我？然此后妃将诸璎珞以施我者。我若顺从此后妃意。事必不善。我于今者亦可舍弃而从出家。

碗伽波罗作是念已。诣梵德所而白言曰：大王许我以前事者。我今意乐舍弃出家。

时梵德王而问之言：碗伽波罗！汝今意者。欲于谁边而出家也？

碗伽波罗白言：大王！我欲往至优波伽边而出家耳。

时梵德王而告之言：碗伽波罗！如汝意见。随愿而作。

尔时碗伽波罗自剃须发。至优波伽仙人之所。于即出家。既出家已。勤劬精进。寻获四禅及以五通。得大威神。有大威德。亦能以手摩日月轮。

其梵德王既复闻彼碗伽波罗得出家已。成大神仙。有大威力。复能以手摸日月轮。闻此事已。不胜仰羨。欲求见彼。告诸臣言：诸大臣等！我今欲往彼仙人所。共彼相见。

时诸臣等而白王言：大王！不然。大王今者不合身自往彼人所。我等遣使唤彼仙来。

时梵德王报诸臣言：卿等今者应无此理。汝等莫作如是之语。上世以来。无如此法。而有诸仙身不自在而从唤也。我等今者身自往彼。

此是如法。何以故？彼仙人等。是大福田。堪受供养。我等必须身自至彼。

时梵德王乘自威德。庄严备办五百乘车。左右围绕。及以五百诸大臣等。从波罗奈出指向彼诸仙人所。自欲光显于彼世界。

尔时仙人碗伽波罗遥见王来。及至白王：善来梵德！希能远至。

尔时彼等五百诸臣怨恨嗔彼碗伽波罗。出粗犷言：汝是下贱淫女所生。秽浊不净。恒洗垢腻。云何今日唤大王名？

时梵德王止彼臣言：勿作是语！仙法如是。唤人名字。但此仙人有其戒行。有大威力。

时梵德王即向诸臣而说偈言：

卿等莫恨此仙人 此仙修行已具足

所有苦事能行故 得度一切苦怖畏

心既得舍一切恶 即非剃除及瓦师

碗伽波罗已苦行 降伏我故唤名字

现得忍力汝等看 降伏诸根获证果

得诸天人所敬重 即天人中最为胜

尔时梵德王及宫内诸妓女等。于先顶礼仙人之足。却住一面。而彼五百诸大臣等。寻复顶礼彼仙人足。既顶礼已。然后复礼碗伽波罗仙人之足。次后亦礼瓦师之足。

其梵德王一面坐已。慰诸仙言：诸尊者辈！身体康和安稳以不？所求活命不至劳也？无人恼乱诸仙人也？

尔时仙等报梵德言：如是大王！此事须忍。但王体内安和以不？

一切眷属及诸大臣、国内民庶悉安稳不？

作是语已。彼等诸仙为梵德王说法教化。令心欢喜。增长功德。

时梵德王蒙彼诸仙说法教化。令心欢喜。增长功德。从座而起。顶礼诸仙。还其本处。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等若有心疑。彼时优波伽者。其人是谁？莫作异见。即我身是。

汝等比丘或有心疑。彼时仙人碗伽波罗剃发师者。其人是谁？莫作异见。此优波离比丘是也。

汝等比丘或有心疑。于彼之时。梵德王者。其人是谁？莫作异见。此即输头檀王是也。

汝等比丘或有心疑。彼时五百诸大臣等。其人是谁？莫作异见。即今五百比丘是也。

诸比丘！于时优波离比丘亦因我得五百大臣恭敬礼拜。并及得彼梵德王礼。今亦如此。复因我得五百比丘及输头檀王之所礼拜。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比丘！若欲善知于我声闻弟子之中持律最者。谓优波离比丘是也。

尔时诸比丘作是念言：其优波离昔作何业。乘彼业报。生剃发师下贱之家。复作何业。乘其业报而得出家。受具足戒。获罗汉果。今得如来授其记言：汝诸比丘！于我声闻弟子之中持律最者。谓优波离比丘是也。

时诸比丘作是语已。往诣佛所。白言：世尊！其彼长老优波离者。昔作何业。乘彼报故。生剃发师下贱之中。复作何业。乘彼业故。而得出家受具足戒。得罗汉果。即得如来授其记别：称我声闻弟子之中持律第一。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我念往昔。在于此城。有剃发师。其人娉求称自门户剃发师家。娶女为妻。其后不久产生一子。彼剃发师寻时遇患。虽加医疗。治而不瘥。因其所患。乃至命终。既命终已。剃发师妻将彼童儿付自兄弟。口告之言：此之童儿是汝外甥。今将相付。汝等必须教此童儿自父本业。

彼剃发师闻其姊妹作是语已。受此童儿。遂便教授彼父本业。彼剃发师恒在王宫。王所敬重。每为国王剃除须发。不大在外为人剃治。时王敕给白象一头。任所乘驰东西南北。又给金筒。安置剃刀。及余杂事而敕之言：凡无佛世。有辟支佛犹如犀牛独行出时。当作利益。

寻于彼时。有辟支佛。头须爪发悉皆长利。来到彼时剃发师边而告之言：善哉贤首！愿当与我剃除须发。

时剃发师报辟支佛作如是言：善哉大仙！若欲然者。听待明日晨朝早来。必当与仙剃除须发。

时彼尊者辟支仙人闻此语已。寻时还去。过于彼夜。晨朝起时。著衣持钵。还复诣彼剃发师边。作如是言：善哉贤首！今当与我剃除须发。

时剃发师还复白彼辟支佛言：善哉大仙！若必然者。听至日晚。即与仙剃。

如是乃至若日西来。还复语言‘听待晨朝’。若晨朝来。‘听待日西’。如是乃至晨亦不剃。晚亦不剃。

而彼童子见此尊者辟支仙人或晨朝来。或日西至。日日恒尔。见已白言：辟支尊者！仙何缘故或朝或晡恒来至此。

时辟支佛向彼童子广说前事。

尔时童子白仙人言：我舅终不为仙剃发。何以故？恃于王宫出入

自在。生骄慢故。我今当为仙人剃发。

时彼童子即为仙人剃除须发。

尔时尊者辟支仙人作如是念：今此童子大作功德。我今当须为彼童子光扬示现功德事相。

作是念已。告童子言：汝之童子！若知时者。必当持取我之须发。汝于当来有大利益。

作是语已。犹如雁王舒其两翅。以神通力忽尔飞腾。乘空而去。

时彼童子取辟支佛所剃须发。置于膊上。向辟支佛生清净心。顶戴十指。合掌作礼。即发是愿：愿我当于未来世中。还值如是辟支佛尊。或更胜者。彼之世尊所有说法。愿我速即悉皆知解。又愿我更不生恶道。又愿当来生生世世恒作如此剃须发师。为福田故。供养承事如是圣者。

尔时彼城宫内。国王升殿视事。与大国臣左右围绕。而彼大众悉皆遥见彼辟支佛腾空而行。大众见已。白彼王言：大王！今者甚有吉利。善得人身。如今国内福田出世。

王遂仰观。即见彼时辟支佛已。告诸臣言：剃此辟支佛须发者。大得吉利。

时彼为王治须发师。因在王边而白王言：如此仙人是我能剃。更谁能也？

时彼童子闻此语已。即至王边而白王曰：大王当知！我舅今者虚言浪语。我舅本不剃彼须发。此既小事犹尚妄称。是我剃彼仙人须发。论其实剃。即我身也。

尔时王所治须发师诃彼童子：咄哉痴人！汝有何力能剃彼发。

时彼童子于即挽出辟支佛发显示大众：此仙人发。我现持行。愿悉知见。

尔时王见如是事已。即生嗔怒。告彼恒治须发师言：咄哉痴人！汝于我边有如是力。今日何因虚诳我也？汝速出国。勿住我境！并即夺彼所乘白象。及治须发诸具度等。及以封禄与彼童子。而敕之言：从今日后。汝恒与我治其须鬓及以爪甲。

时彼童子而白王言：如王所敕。不敢违也。

从尔以后。恒即为王治其须鬓及爪甲等。随世寿命取终之后。因彼功德。生生世世不堕恶道。从天至人。从人至天。二处往返。后于一时。还生在于波罗奈城剃发师家。可喜端正。观者不厌。而彼童子父母养育。及其长大。意智渐渐。技艺成就。

尔时迦叶世尊出现于世。怛他伽多、阿罗诃、三藐三佛陀。作大教师。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

尔时。迦叶婆伽婆、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已转法轮。逆转流转。已受法舆。本愿具足。最得称利胜丈夫志。开敷示现所化莲花。于无量亿百千众生安置善道。

当尔之时。修行依彼波罗奈城。住旧仙人所居之处。彼鹿苑中。与比丘僧二万人俱。

时彼剃治须发师父数至彼苑。与诸比丘剃除须发。然彼小儿。始能行时。共父至于伽蓝寺内。然诸比丘或说诸法、讲论之时。得至彼听。讲说律时。或复得听。或不得听。

时彼童子问诸比丘：云何一切等是善言。我或得闻、或不得听？其意如何？

时诸比丘报言：童子！如此之法。是诸比丘秘密之事。若不受于具足戒者。悉不得听。

时彼童子闻此事已。心生懊恼：云何愿我速得出家。堪闻善语。

后时童子至律师边请乞出家。得受具戒。依诸比丘诵持戒律。依法而行。虽复如此。而不得证出世之智。然彼后时。病困著床。临欲命终。又发是愿：迦叶如来、怛他伽多、阿罗诃、三藐三佛陀有一菩萨。名曰护明。已授记言：汝于将来寿百年世。当得作佛。号曰释迦多他伽多、阿罗诃、三藐三佛陀。我于今者。愿值将来释迦牟尼。若顺所愿。在彼教中亦乞出家。受具戒已。于彼世尊诸弟子中所持律者。我为第一。如我今日此师和尚。于迦叶佛诸持律行弟子之中。最为第一。我亦如是。当于彼时释迦如来法教之中。持律弟子。我最第一。

彼人从尔命终以后。即生天上。及至今日最后之身。受胎生于迦毗罗城剃发师家。名优波离。即其人也。

汝等比丘若有心疑。彼时童子剃发师者。莫作异想。即优波离比丘是也。然优波离昔于尊者辟支佛边剃须发已。乞如是愿：愿我生生世世之中。若得人身。恒常生在剃发师家。复于彼时更乞愿言：愿我莫生恶道之中。由彼发愿果报力故。不生恶道。从尔以来。流转天人。多受快乐。现得己利。

复作是愿：愿我当于未来世时。恒常值遇如是教师。或胜此者。若彼教师所说之法。愿我速证。即得知解。由斯业报。今得值我以为教师。即得出家受具足戒。证罗汉果。

亦复在于迦叶如来法教之中作如是愿：愿我于彼未来世中。值遇释迦牟尼如来。莫背彼法。随顺出家。若得出家。于彼持律诸弟子中。我最第一。藉彼业报。今我法中而得出家。乃至持律诸弟子中。最为第一。

汝诸比丘！彼优波离于过去世作如是业。今得报生剃发师家。复以造彼愿业因缘。现今得报。于我法中。如是出家及受具戒。证罗汉果。我今又复授彼记言：于我持律弟子之中。最为第一。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四